

■ 《心桥》永远连着你和我

■ 数学系篮球队

■ 聆听我心

■ 走遍硅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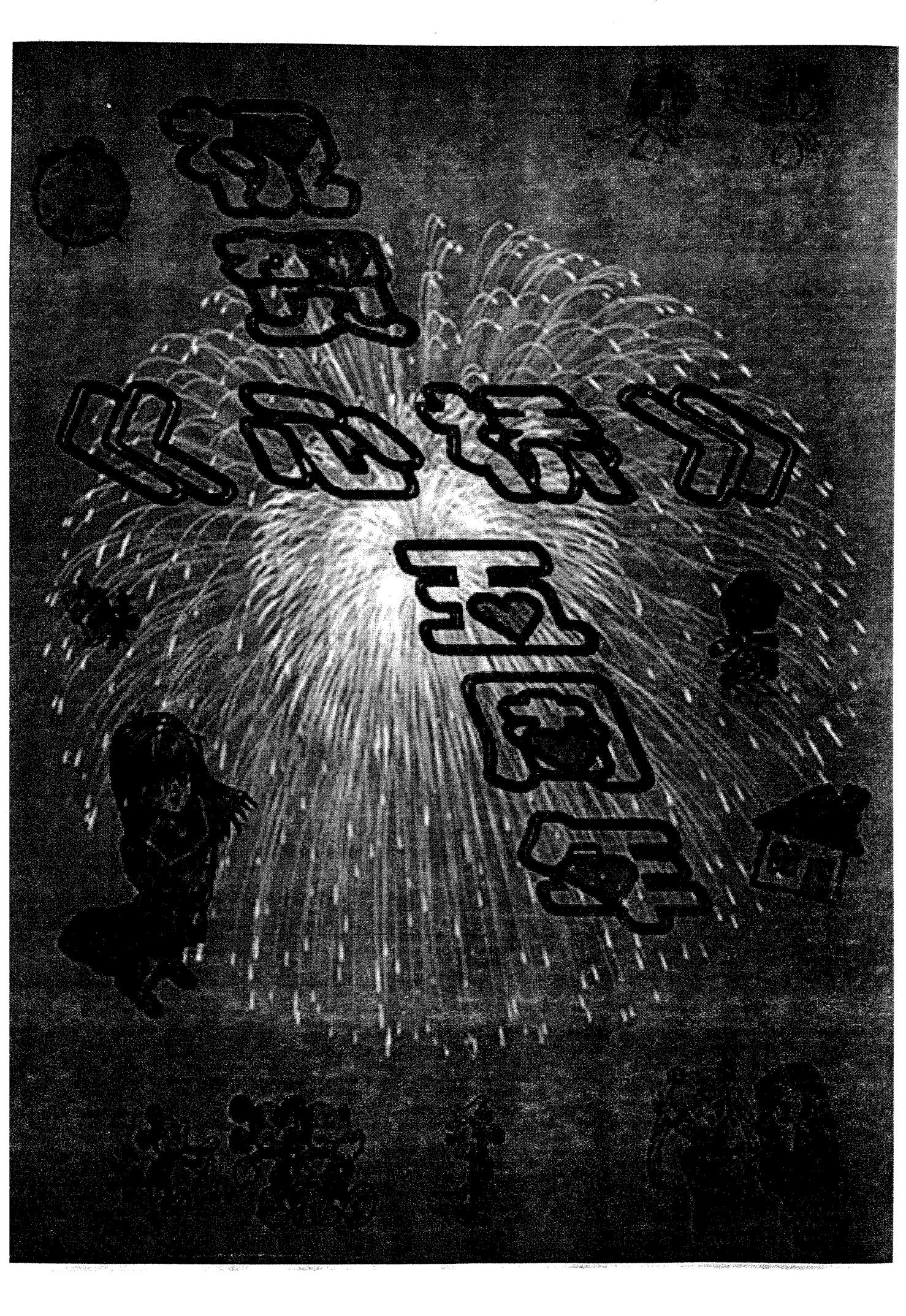
心 桥

HeartBridge

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 第20期 ●

2001年5月



卷首语

· Solaris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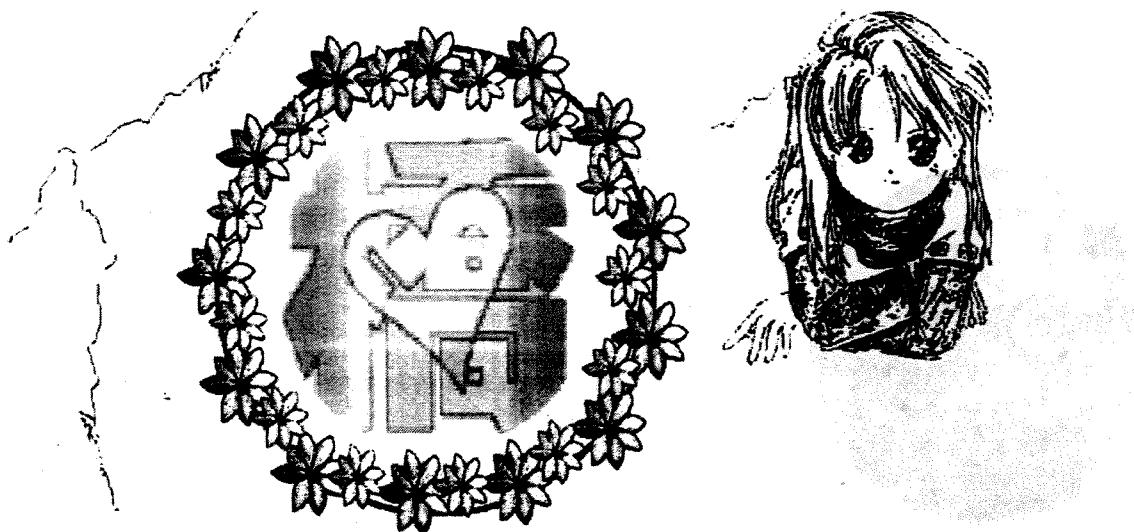
弹指一挥间，《心桥》已经陪伴我们五个寒暑了。

似乎还在昨天，我们体验了创刊的艰辛和第一期出刊时的兴奋；似乎还在昨天，我们聆听了一代宗师程民德先生的亲切教导；似乎还在昨天，我们亲历了辉煌的百年校庆，记录了一届又一届的数学科学文化节；似乎还在昨天，我们目睹了互联网走进了每个宿舍，BBS成为同学们课后的驿站……

五年了，《心桥》告别了铺满银杏落叶的美丽小院，目睹了理科教学楼的兴建，伴随着数学学院的壮大和发展，也经历了一届又一届的迎新和毕业……

转眼间，我们长大了，曾经骄傲和无知的新生学到了知识，即将离开美丽的燕园。转眼间，《心桥》成长了，它拥有了新的形式、新的内容，也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我们无法忘记，刚入大学，第一次投稿时的局促与不安；我们无法忘记，《心桥》工作室彻夜通亮的灯，和一张张真诚的脸；我们无法忘记，热情的老师们的鼎力资助，和来自全院生气勃勃的稿件。在此感谢学院和老师们给《心桥》人这样的机会去努力、去实践，感谢全院同学们的支持和厚爱，也希望后来的《心桥》人能紧跟时代，推陈出新，勇往直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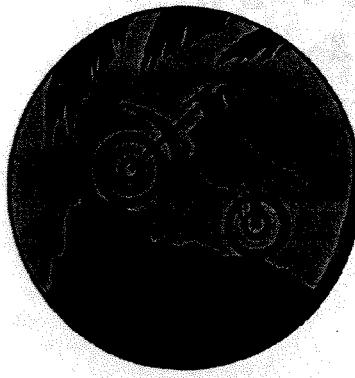
目 录

顾问: 丘维声 郑志明
指导老师: 刘和平 田立青
名誉主编: 张弢
主编: 葛丹丹

本期责编: 倪忆
本期美编: 蔡朝晖
本期记者: 匡文

特别鸣谢: 刘雨龙 周谢慧
杨光 吴思思
闫珺 陈华一
周娜 盛寒蕊

主办单位: 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团委
印刷单位: 北京大学胜红印刷厂
吴其华(13701133407)



第20期 心桥

风雨心桥——弦一弦思华年

《心桥》永远连着你和我	孙丽 4
纪念《心桥》五周年	greenmiao 5
也有风雨也有晴	李金辉 5
心桥二三事	xunhuan 6
When I was in HeartBridge	俞红 7

人物专访——欲上青天揽日月

韩嘉睿访谈记	匡文 8
--------------	------

I ❤ this game——英姿飒爽来酣战

数学系篮球队	戴强 10
为什么热爱篮球?	babyren 14

大师风采——万古云霄一羽毛

Serre vs Arnold	姚一隽 15
几何之家	舞者 17

成长的烦恼——狐灯挑尽未成眠

聆听我心	心泪 19
你到底爱不爱我?	hiker 21
失恋的野蛮人和文明人	CD 22

史海钩沉——古来万事东流水

李淳风	火凤 23
-----------	-------

学院要闻——请君为我倾耳听

学院要闻	24
------------	----

Welcome

Content

■ 银幕采风——却教明月送将来

胭脂扣	盐水湖	25
闲说法语爱情片	停时	26

● 笑一笑——兴来今日尽君欢

信息的兄弟们 0.01β版	S.Crazy	27
三顾校医	雨木	28

■ 短歌行——余音嘹亮尚飘空

飘	韩	29
夏日的七彩情结	竹均	35

● 西行漫记——莫愁前路无知己

走遍硅谷	哈巴猫	30
留法小记	陈华一	33

● 动漫天地——人间亦自有丹丘

回溯看安达充的历史	babyren	34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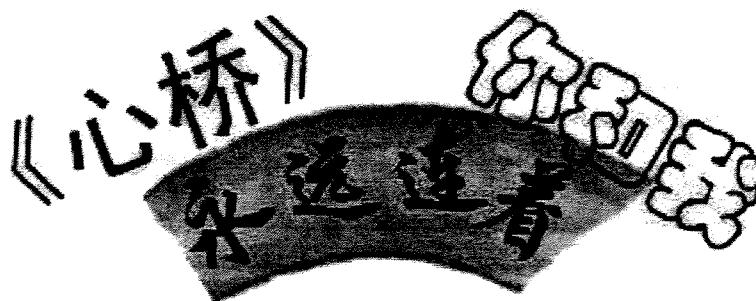
● 凡人凡语——绿荫不减来时路

家	遥	36
猫	psyche	36

● 悠游有友——一生好入名山游

武汉闲游	索索	37
上方山之行	邓琦琦	40





· 孙丽 ·

不久前,《心桥》的责编向我约稿,希望我写点东西纪念《心桥》创刊五周年。我一直想找个机会表达一下自己的感受,于是有了下面的文字。

1995年底,数学学院成立后,学生们办了个属于自己的刊物。当时,我任院党委负责学生工作的副书记,为它起了一个最直白最不浪漫的名字——《心桥》,希望它能在同学之间、师生之间建起一架理解和沟通的桥梁。

通过孙喜晨、沈琪等同学的大量工作,《心桥》创刊号终于在1996年6月问世了,王义道副校长、段学复院士、程民德院士、廖山涛院士、张恭庆院士、石青云院士、庄圻泰老先生、院长姜伯驹院士、党委书记王杰教授等当时的校、院领导及知名学者为我们的创刊号题写了贺词。在《心桥》的编辑、出版过程中,除上述专家学者外,北大的老校长丁石孙先生、王选院士、许智宏校长、杨乐院士、周毓麟院士、王元院士、长江学者田刚教授、许进超教授、数学学院现任院长张继平教授、党委书记刘和平教授以及钱敏先生、丘维声教授、彭立中教授等许许多多的老师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学生干部刘雨龙、周烽、沈海鹏、智慧、邢桂炜、江明涛、罗武安、张莹、姚健钢、李庆,《心桥》历届责编,如孙喜晨、沈琪、石丹竹、俞红、刘闯、李金辉、尹瑞、吴晓岩、袁珂珂、焦莹、陈志坚、李秋生、周谢慧、葛丹丹、王黎鸣、丁吉昊、马斌、张弢、吴思思、倪忆等许多同学都为之做了许多工作。正是由于各级领导、各界人士的关爱,《心桥》创刊五年来,在全院师生的大力扶持和学生干部、特别是《心桥》的一届届编辑、记者们的努力下,刊物越办越好,深受同学们的喜爱,师长的好评,在校内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2000年《心桥》获得北京大学优秀学生刊物奖。许多国外留学的同学,也常常来信索要《心桥》,国内有的青年刊物表示愿意与我们《心桥》合作。每每想起这些,我都由衷的感谢一届届心桥人,是你们的爱感动着我们,是你们的无私奉献,使心桥越办越好。

去年九月,我调到校学生工作部。在我即将离开数学学院的时候,我才感到自己对数学学院、对《心桥》深厚的感情和如此的眷恋。如果从概率统计系算起,我在这里已经工作了8年,无论是原概率统计系还是新的数学学院的领导、老师和年轻的朋友都对我的工作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帮助,给了我厚爱,我连年获得优秀德育奖,并获得北京大学党务和思想工作一等奖。1997年我被北大学生会、研究生会授予最受学生爱戴的老师——十佳称号。在北大做行政管理难、做学生工作更难,我能得到学生的如此理解和爱戴,是一个教师特别是从事学生工作的教师的最大荣耀。

为了无愧于北大,无愧于学生的爱戴,我只能加倍努力,不敢有丝毫懈怠。1996年我在《心桥》创刊号上以《今生无悔》为题写了一篇短文,在结尾处我写到“再过10年、20年,当有人问我做学生工作是否后悔时,我会告诉他,我今生无悔”,这仍然是我今天想说的话。

1999-2000学年度,数学学院被评为北京大学学生工作先进单位,这是全院师生共同努力的结果,也为我在数学学院的工作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在我调离数学学院的时候,张继平院长对我说,你永远是数学学院的一员,刘和平书记及几位院领导也都表示:这里就是你的家,常回家看看。在今年的新年团拜会上,我提起当年(1997年)丁石孙先生参加数学学院首届数学文化节开幕式上说的一段话,他说,“我是来参与的,因为我始终都是数学系的一员”。我问大家,我也有资格成为数学院永远的一员吗?老师们(包括在座的丁石孙先生)给了我热烈的掌声来回答我,我眼睛都湿润了。我将尽自己所能永远关注、支持学院的建设与发展,我相信学院的工作会越做越好,《心桥》会越办越好。

纪念《心桥》五周年

· greenmiao ·

《心桥》约稿，要庆祝创刊五周年。但是约到一个已经是女研究生的我来写，却颇有些心里不是味道。因为要回忆过去，而且是回忆五年的过去，这一事实就像一个不停在你眼前晃悠的标志牌一样，提醒你已经老了，不复是大学刚入校时为足球队加油呐喊，热情无畏的小女生了。时间就像赛场上一个无情的裁判，告诉你，你已经下场，不复往昔的荣光。

因此，我懒得下笔，难于动笔。如何说服自己这个一贯不愿正视淋漓的鲜血去回首自己那么开心，那么快乐，那么 every day is wonderful 的回忆，是郁闷的。尤其是，那些远在异国他乡，曾经照片上青春洋溢的笑容，都让我重新认识到“每个人都只能陪你走一段路”这个永恒和残忍的命题。是的，每个人都只能陪你走一段路，《心桥》陪我走过的，正是最让人留恋，逝去后最让人为之痛心疾首的大学生活。

那些具体的人、事、物，已过于繁杂，过于伤感。从开始创刊时，我们坐在 30 楼的紫藤架下想刊名，淡淡的紫藤花香随着初夏的风浸润着我们的五官，到后来去采访一个个学界泰斗，新年时给老先生送花。记得程（民德）先生过世后，我们去八宝山告别，我排在队伍后面，远远望见程先生的遗体，笔直，僵硬，又像有些萎缩，心里真是很痛。站在遗体前我恭恭敬敬地鞠躬，那一刻浮想联翩。记得创刊时很多老师都写下了寄语。程先生写的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但大概都是期望我们的《心桥》要在学术上有所成就。原本是要办成一个文学刊物的我们，想到大学好好玩一玩，补偿高中三年所受的苦的想法，在老先生们殷殷的期望面前缩首了回去。回想起初次去程先生家拜访，先生峻朗的面容；后来陆陆续续听到先生的事迹。第一次数学科学与人类社会文化节开幕前，他刚从医院出来，就坚持要来参加。太多太多的事情值得回忆，而关于那些老先生的回忆，总让我在一段时间思考自己的人生态度：是像以前那样，无知无觉地快乐下去，为春天第一朵盛开的鲜花而惊诧，为夏夜被雨水冲落的国槐花蕊而欣喜，为秋天 28 楼后洒落的银杏而伤感，为冬季冰冻湖面上燃烧的蜡烛而怔怔莫名。还是立志像程先生那样，做一个无愧自己一生的人：品格高尚，人生追求执著，目光敏锐，思维缜密，人生体验深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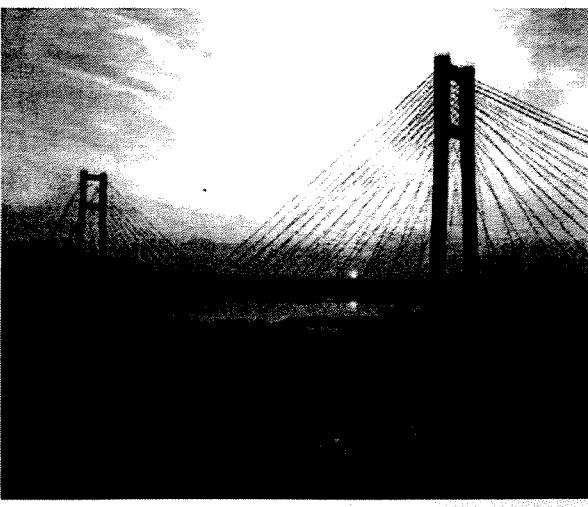
太多太多的事情值得回忆，而回忆本身又勾起太多太多的回忆。写到此，我已经无法区别开来我究竟该回忆些什么，什么是与《心桥》有关，什么又与主题无关，只好写下一段可以说不是无病呻吟的东西吧。毕竟，回忆过去是让人怅惘的，而展望未来才是令人激动兴奋的。希望《心桥》越办越好，也希望这篇离题的话可以给大家一点启发。

《心桥》已经五周岁了，有时觉得时间流逝得快过人的思维。2000 年的十月，很偶然的，听见身后有人说《心桥》，北大的一位女研究生对一个数学学院本科男生说：“你们的院刊好像叫《心桥》吧，我看过去一些，挺恶（心）的。”那男生说：“是挺恶的——因为没有我们参加。”回来后我赶紧找出最近的《心桥》翻看——已经很久没有再关注她了——看完后才松了一口气，她的确还有缺点，但一直没有走下坡路。我不太愿意过多回忆那些开始的日子，因为不想显出太多的暮气。只是有些东西经历过后，就刻在了你生命的年轮上，一旦有风吹动上面的尘埃，便自然而然的凸显出来。当创办一份院刊（那时她处于“未名”状态）的想法被学院采纳时，自然需要拉些人去“助拳”，我也是一分子。我那时动机并不纯，大家彼此也缺乏了解，仅仅是凑在一起，摸着石头过河。第一期《心桥》的模样让人不敢恭维，落后于现在绝大多数的小广告。主要是太穷。寥寥数人试图承担除印刷外的所有工作，结果未遂。借助外力也是只弄出一个土头土脸，而大家大多像跑了数千里路的马，那位女主编“困酣娇眼”的样子还能浮在眼前。后来，为《心桥》的成长而努力的一批批的加入，又一批批的退出；《心桥》也慢慢长大，慢慢漂亮起来。所有的辛劳都没有物质的酬报，然而所有的努力者都有自己的收获。于我，那一段日子永远记得，毕竟有过酸，有过甜，有一份平凡的真。

继往开来，最重要的永远不是过去，而是现在和将来。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是为有境界也。希望在将来，在这片园地里，或歌或叹，或啸或吟，即便不能一小天下，也勿失本心，以真示人。以此与诸君共勉。



· 李金辉 ·



心桥二三事

xunhuan

在dini一次又一次愈发残暴凶狠的逼稿之下，我只好硬着头皮提起笔来。说起做心桥的感受，实在是难以言明的，所以我随手举几件小事，算是一种简化吧。

在高科技潮流的引领下，大家都已看惯了现在“光怪陆离”、“口水奔腾”的《心桥》。而我们大一开始接过《心桥》的制作任务时，一切还处在“古生代”。张弢的一台486电脑，就几乎是我们的全部家当了。别的还可以忍受，但处理图片时速度之慢是今天彻夜星际的龙、虫、人们难以想象的。当你哪怕只是将一幅图片连续移动一下位置，那你就可以从容地泡一杯咖啡，然后坐下来边喝边看着刚才一串命令的分解动作了。另外浓缩着最高科技的产品就是一个手动扫描仪，以前所有的照片全是用它磨来磨去扫进机器的，结果就像第九期里有张我的偶像巴乔的照片，右臂骨折，但已是效果最好的了。

如果说设备上的不足我们可以克服，那么人气的低迷才是最大的困难。经过了创业者们的惊喜，当时《心桥》正处于历史上最青黄不接的时期，大家投稿积极性也不高。有这么个比方：倚天中描述江湖上最庞大的帮派是“明教丐帮少林寺”，而在学院的学生工作中，团委位高权重，一呼百应，可比少林；学生会组织繁杂，会员众多，尤能兴风作事，自是明教；唯有心桥，装备破烂不说，逢人便乞：“给点稿件吧……”，十足一个丐帮。当然这只是笑谈，“古心桥人”们乐在其中，也终将“心桥”重新振兴起来，大家也重新认识到《心桥》的重要，并且感觉到“心桥人”所具有的“心桥精神”，可以说就是奉献精神和奋斗精神。

在当时重振《心桥》的过程中，一个其实并不关键但很容易引起注意的举措是开始支付稿酬。那时千字12元到14元不等，对一个作者而言实在是微不足道，只是一种心意罢了。实际作用有多大我们不知道，但至少从此多了一个笔名“火凤”的家伙经常投来三五千字的稿件。其实“火凤”就是dini，他当然不是为了稿费，而且他关于数学史的文章的确别具特色，颇具水平，以致于我至今仍怀疑他有一摞什么《数学家史册》之类的书吧。另外关于那时的稿费由我一人支付的说法，我需要澄清，99年开始钱敏老师和王元院士先后向心桥捐款，再后来就有了学院的资助了。

在接手心桥的初期，面对稿件的匮乏，有时我们也不得自己刷上两把。于是从那时开始，我先后用了以台、笑昭、秦野等一堆笔名。当然，其中我最喜欢的，还是“福特·鲍尔”。那是98年为巴乔感动之下，写了一篇题为《学会追求》的文章，但同期当中已用光了我其他所有的笔名，苦思冥想之际突然间想到将football直接音译过来，恰好很像一个英文人名，于是她就成了发表足球评论的专用名。后来有一次

我找一个同学约稿，顺

口说出了这个笔

名，没想到他就

百般无赖非要

与我共用，从

此细心的读

者就发现“福

特·鲍尔”在

《心桥》上出现

了两种风格。

现在算起来，我

给《心桥》写的文字将近三

万了吧。不过其实同一期里一个人写太多不是好事，这也是当时的无奈。到底写了什么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但“心桥精神”我仍记忆犹新，它也在后面的各种社会工作中始终激励着我。

今天，心桥的条件有了天地之别，面貌也焕然一新。但心桥精神并不是不存在了，而是被赋予了更多的含义：创新、高效……这些也才符合这个时代我们应当追求的更高品质。心桥永远不会在一个地方止步，现在的心桥人其实面临着比我们更大的挑战！

我已即将离开这个学校，大学生活终将成为记忆的一部分。但我永远不会忘记刚进大学，在心桥上看到江岑的《数学心，足球魂》时内心的感动；永远不会忘记《求职小记》、《鞑子印象》带给我们的乐趣；永远不会忘记师兄们在《题目：杂感》里留下的经典比拟；永远不会忘记几次放下写稿的笔但仍不能平静的心情。要感谢工作狂人dini强迫给我这么一个机会，最后送一句话给《心桥》和所有的人：人生就像马氏链，已知现在，则将来与过去无关……



WHEN I WAS IN HeartBridge

俞红

Hi, dear friends in PKU:

How are you?

It's very nice to receive your greetings. I would love to "work" for *HeartBridge* again. Sorry for my being late - I just finished my last final around dinnertime yesterday and have been busy for my TA's work here.

I feel happy to know that *HeartBridge* is growing well with us all. I have heard that there had been once another magazine - *Symphonic* - belonging to our Math dept of PKU, which "disappeared" soon (what a pity). Now from *HeartBridge*, I see much effort and love for it.

You ask me about my experience of working for *HeartBridge* - well, first of all I would say, "busy". I was busy my second year for *HeartBridge* and, I almost failed some math course that spring semester. I am not able to tell you the complete story of *HeartBridge*, since I was not among those students who created it. Please ask Sun Xichen or Shen Qi about it. Shen Qi introduced *HeartBridge* to me, and then introduced me to *HeartBridge*. I became a member, partly because I admired Shen Qi's warm-heartedness.

I was gradually excited about it - *HeartBridge* gave me interesting experiences. The interview with Cheng Minde - the math academician, the meeting with Wang Xuan who developed a successful high-tech business model, ... how would you feel when they were in front of you? I became pretty informative of the newest news of our math dept: when there will be a football game, basketball game, volleyball game; when there are big rich companies involved in helping programs for our math dept; when there are new policies for us students, etc. I enjoyed working with friends in *HeartBridge* - provided our ideas to the group, discussed together, got help and support from the group... (Please note that Madam Sun Li is also one of the group and a strong supporter for *HeartBridge*.) That year belongs to my happy remembrance.

I am always a shy girl (so now teaching here makes me a little nervous), but I was in charge of some activities in public when I was in *HeartBridge*. I could not explain why I suddenly became "brave" then. Maybe it was because of my interest in the work, or my willingness to try it. Anyway, I feel good to keep learning.

BEST WISHES for all living in our beautiful campus with lake, birds, greens, flowers, sunshine, ...

H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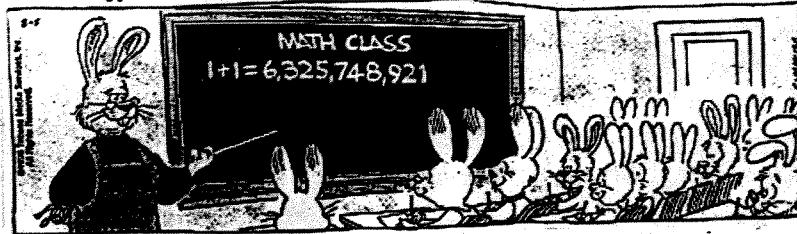
Friday May 4, 2001



Bound & Gagged

By Dana Summers

笑一笑



韩嘉睿

访谈记

· 匡文 ·

无庸讳言，许多同学都希望能出国留学，并为此废尽心机。以前的《心桥》上曾经有前人的经验之谈，本期记者匡文又专程采访了97级基础数学系的本科生韩嘉睿同学，请他谈一谈自己对申请出国的一些看法。

匡：韩嘉睿同学你好。听说你今年拿到了很多美国著名大学的offer，包括Princeton的计算机，Stanford的统计，Yale和UCLA的应用数学，Chicago和Cornell的经济，实在让人羡慕不已。请问你觉得在申请中，哪些因素比较重要？比如说GT成绩？

韩：英语无疑很重要，但各种英语考试的成绩并不重要。就拿我来说，进校时我只被分到了一级。后来我在英语上花费了不少工夫，终于在第二个学期跳到了三级。我国家四级考试是91分，国家六级85.5，都不算特别高，——当然四六级英语考试对出国也毫无用处。

至于GRE和TOEFL，对申请出国有些帮助，可也不是决定性的。我的GRE就不高，只有2190，而我们系G在2300以上的比比皆是。我的TOEFL虽然听力是满分，但阅读只有60分，最后总分637，完全只能说是一个普通的成绩，刚刚够上某些学校的最低要求。我还考了TSE，但只有45分。这个成绩对于满分60的TSE来说，简直是无效分。

其实美国大学招收你是为了让你去做研究，决不会因为你的英语成绩好就要你。而且现在由于ETS“神秘信件”的影响，美国各个大学更加不看重中国学生的GT成绩，尤其是那些排名靠前的学校。我可以举出很多例子，都是GRE不到2000，照样去超一流名校。

匡：对，我听说南开有个人的GRE只有1700出头，但是陈省身先生推荐的，所以照样去Berkeley。还有96级物理的钱江，他从Stanford申请Harvard的时候，三封推荐信中有两封是Nobel奖得主写的。他GRE的verbal只400多一点儿，所以有一位Nobel奖得主在推荐信里写：“钱江的英语确实不太好，……但我本人的英语也不好，这并不妨碍我研究物理。”可这些人都是有很牛的人给写推荐信，我们这样的普通同学又怎么能和他们比呢？

韩：推荐信确实比GT成绩还重要，但也并不是说非得

是Nobel奖这种级别的人写的才有效。我们年级好几位同学的推荐信都有院士压阵，而我就没享受到这个待遇。其实推荐信只是证明你的能力的，关键在于搭配合理，运用得当。比如说，推荐人应该跟被推荐人比较熟悉，这样才有资格评价被推荐人。我申请每所大学都请中科院系统科学研究所的研究员裘宗沪老师为我写了推荐信。其实裘老师在我所申请的那些专业里都不是专家，但他认识我有六年多了，对我非常熟悉，他的话也更有说服力。当然，不是每个同学都能找到跟自己这么熟悉的学术圈里的推荐人，这就得靠自己去创造条件了。

我申请Princeton的CS时，推荐人除了裘老师外，还有基础数学系的陈维桓教授和信息科学系的高级工程师王文保老师。陈老师教过我两门课，对我很熟悉。王老师教过我一门课，而且他还是计算机领域里的专家，——我申请计算机，推荐人里面总不能没有计算机专家吧？我申请Stanford的统计时，推荐人除裘老师外，就是陈维桓老师和钱敏平老师；申请经济时，除裘老师外，还有郑志明老师和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平新乔副教授。尽管跟Nobel奖或者院士比起来，这样的推荐阵容算不上豪华，可也足够向外国大学证明我的能力了。

匡：据我所知，Princeton的计算机在美国虽不是顶尖水平，但也能排在七八名，今年Turing Award的得主Andrew Yao就是Princeton计算机系的系主任。而且计算机一向很难申请，那么请问你是因为有些什么样的优势才能申请到Princeton的CS呢？

韩：这个我也说不清楚，因为和计算机专业的同学比起来，我并没有专业上的优势。我只上过五门计算机课，除了本系的三门必修课以外，还选过计算数学系的“计算机图形学”和信息科学系的“微机原理”。而且这些课程的成绩也不是很好，其中有三门课只得了一八十多分。我申请Princeton时申请的是理论计算机，这个方向对数学的要求比较高，所以我可能在这个方面占了一些优势。

我本专业的成绩也比较好，专业必修课（包括物理和计算机）的成绩都在85分以上。另外我修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经济双学位课程，大部分（除两门以外）的成绩也都在85分



以上。外国人的逻辑是这样的：既然我能把数学和经济学都学得这么好，那我也一定能把计算机学好。所以他们在发给我的信件里写道：“We are impressed by your outstanding credentials.”所以不管你想申请什么方向，专业课都必须学好。如果你连自己的专业课都学不好，别人又凭什么认为你能学好他的课程呢？

匡：可是，你毕竟还是学过五门计算机课程，而且成绩也还可以。但在我的印象中，你好象从来没有学过数理统计，但却申请到了Stanford的统计。而Stanford的统计在美国是数一数二的，与Berkeley只在伯仲之间。今年Stanford统计只发了10个offer，为什么会有一个人落在你的头上？

韩：我也不太清楚，不过Stanford统计系有招基础数学学生的传统。所以说申请的时候，你并不知道到底会是什么样的因素起决定性作用。

匡：还有经济。我以前也学过一点宏观经济学，知道Chicago学派在经济学界雄霸一方，地位非同凡响，拥有多名Nobel奖得主。他们的领袖Robert Lucas把理性预期引入经济学当中，引起了经济学的一场革命。近几年来北大一直没有人能申请到Chicago的经济，那你又是怎样中了这个大奖的呢？

韩：我修了经济中心的双学位，在专业上已经足够了。实际上，只要你学过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就不必考经济sub也能申请经济。国外大学的经济学和国内不太一样，他们更加重视数学。Chicago学派的Robert Lucas在上高中的时候就已经会用微积分解决电器设计的问题了，在其经济研究中更是大量运用数学。像我这样一个拥有数学和经济学双学位的申请者，自然比经济专业的同学更有竞争力。顺便说一句，国外经济学专业对数学的基本要求是（多元）微积分、线性代数、数理统计，如果想申请经济，最好是学过数理统计。

我总共申请了8所学校的经济，但只有Chicago和Cornell给了我奖学金，Harvard, MIT, Berkeley, NWU, Columbia和Duke都把我拒了。在Duke以前寄给我的材料中，曾说“我们特别在意你的数学水平”，所以我对Duke最有信心，结果最后还是不成。可见申请经济确实很有风险。

我申请的主攻方向是经济，连应用数学也是申请经济方向的。相对来说，数学就比经济好申请多了。我个人的感觉是今年应用数学比纯数学好申请，但我申请应用数学也只有60%的命中率：在我申请的五所学校里，NYU没给我奖学金，Minnesota根本就不理我。

匡：你学的是基础数学，拿到的offer却都是别的专业的，是不是像是在“抢”别人的offer？

韩：其实跨专业申请是很常见的。北大物理系年年都有拿到Stanford, Princeton等牛校的EE的，今年物理系还有一个人去Harvard学化学。现在交叉学科相当盛行，适当的跨专业申请往往能占有独到的优势，——当然你得能让对方

相信你有学习这个专业的潜力和优势。

匡：那你觉得Personal Statement是否重要？

韩：我的感觉是比较重要。另外，PS里并不一定要吹嘘自己对这个专业如何熟悉，写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就可以了。申请统计时，我的申请原因也说的是对经济感兴趣，想用统计来研究经济。这样的PS也照样能拿到Stanford的统计。

匡：那套词有没有用呢？

韩：好象没有用。我曾拼命地向一位Berkeley的教授套词，跟他打得火热，结果最后还是没戏。而拿到offer的那几所学校，我反而根本没有套词。这几所学校里面我也没有熟人。大概因为现在中国学生的声誉越来越差了，所以外国教授已经不大相信中国学生说的话了。

匡：在申请的时候，科研背景是非常重要的。有一位同学在《应用概率统计》上发表了一篇论文，结果拿到了Harvard的生物统计。你的科研背景又如何呢？

韩：有论文和没论文确实大不一样，申请的时候不在一个数量级上。不过本科生一般都是没有什么科研背景的，而且本科生也不大可能发表什么质量不低的论文。我倒是有过一篇论文，是参加建模竞赛的获奖论文，发表在国内的一家核心刊物上。但这篇论文实在是不怎么样，我都没敢给美国大学寄过去，只是说了一下论文的题目和发表的刊物。可能这篇论文对我有点帮助。

不过虽然我没有科研经验，但却有教学经验，——我在北大附中代过课。这样的经验对我申请TA很有好处，尽管最后给我的都是Fellowship。

匡：好象你还有一块IMO金牌，这个该很管用吧？

韩：申请数学的时候应该管用，申请别的就不好说了，——充其量只能说明我的智商不低，但能上中国最高学府的人，又有谁智商低呢？

匡：嗯。谢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祝你在异国他乡取得更大的成功！

韩：谢谢！



数学系 篮球队

·戴强·

数学系篮球队以前没有什么光辉的成绩,所以也没有人给我讲述它的历史,只是从老队长那里得知曾经在96年的乙级联赛中数学系篮球队发动过一场轰轰烈烈的球场打架事件,听说当时在场围观者达百人,以至于后来惊动了体教部,派出了老师来担任比赛的裁判。那年,数学系在加时赛中惜败成教,痛失升甲良机。

还是从我入学的97年开始说起吧。记得来北大报到的第一天,连宿舍都没有归置好,我就兴冲冲的拿着篮球和王璐奋战于五四操场了。几天以后,第一次和牛海军一起打球。当时老牛刚度过高考,近一年没有碰过篮球了,球感奇差,以至于我还暗自嘲笑过自称从小学就开始打篮球的他,现在想来,真是有眼不识泰山。

新生杯篮球赛上,由于提前和法律相遇,数学系只好屈居第三了。当时的队长,96级的陈兵把我们三个吸收进了球队,并约定某天中午系队训练备战乙级联赛。那天,当系队人员到齐之后,我傻了,竟然总共只有6个人!?

陈兵,姜哲,王佳玉,牛,王璐和我,怎么看怎么不像一只篮球队。不过,在当年的乙级联赛中,就是这只糙队居然小组出线了。

我已经记不清楚小组赛中对手都是谁了,唯有一点我敢肯定,几场比赛下来,我们六个人累得不行。老牛的膝盖也是在那个时候埋下了隐患。不过通过这些比赛让我们见识了老牛的实力:扎实的基本功,强力的篮下强攻,细腻的技术……仅仅有一点我们不太适应,而这也恰恰是他扬名北大篮坛的原因:他经常跑到外线投三分。

进入淘汰赛后,竞争更加激烈了。记得当时我们只要取得对法律二队的胜利就可以小组出线了。那场比赛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上半场我们领先,但下半场一上来就失去气势上,技术上,配合上都略显生疏。在中场休息的时候都认为比赛已经完了,但下半场风云突变,我们都变得不会打球了。下半场一开始,我们居然让对手翻盘了,彻底的失败了。赛后我们还很疑惑当时到底怎么了,想去只有用经验不足这个理由来解释。赛后把我们打下去的这个人是干什么的?是学生组的队,其中就有我认识的人。是他乱投乱打令我们狼狈不堪,目瞪口呆。

在大一接下来的日子里,在操场上,并结识了当时北大各系篮球队的队员。相

技术都不错,但是缺乏默契和硬朗的作风,或者说这支队伍正在度过它的磨合期。我们都对下一个赛季充满了希望。

98级新生入学了,我们都期待着他们能给篮球队带来惊喜。在新生杯篮球赛上,我们关注着他们的每一场比赛。可惜选来选去只选出了李广平。好在李广平身体素质很好,能够加强球队的内线实力。

又一个赛季,又一个冲甲的机会摆在了我们的面前,但形势却大不如上次。有几个系,特别是东语系因为98级的加入实力大增,而因为在甲级比赛中违反赛规被降入乙级的城环队实力更是在众队之上。好在这次比赛共有4个冲甲名额,我们仍然有希望。

小组赛依然波澜不惊,数学系似乎是输给了城环系而以小组第二的身份进入了第二轮。淘汰赛采用抽签办法决定对阵形势。城环系和我们是一个小组的,因此淘汰赛上就不再相遇。这样只要在其它三个小组第一中不抽中东语系,就几乎铁定升甲了。那天中午我们派出了王璐抽签,希望他手气好点,抽个最弱的对手。不一会儿,王璐笑呵呵的冲我们挥了挥手上的签,说道:“我抽到了……是东语系……”

逛荡——

陈兵无可奈何的说:“拼一拼吧……”

自此,王璐再也没有得到为球队抽签的机会……

和东语系的比赛是在二体馆里面打的。那天东语系的王充恰好发烧,没能上场,而我也因为和城环系的比赛中把手腕摔骨折了不得不在场下观战。比赛特别激烈,一开场东语系就靠着孟元的突破中投连下7分。好在我们没有乱了阵脚,加强了防守,把比分扳了回来。从此双方交替领先,比分差距一直在2-3分之间。最后时刻,我们靠着李广平的强攻篮下和陈兵精确的罚球取得了4分的优势拿下了比赛。李广平也因为这场的表现成为了系队的绝对主力。后来东语系的队员对我说是李广平的上场打乱了他们赛前布置好的计划,应该说我们是出奇制胜。论实力,那时候数学系的确不如东语系。内线老牛和东语系中锋互拼的结果是平手。在后卫线上,东语系的孟元无疑是北大中攻击力最强的。那场比赛的取胜实在有侥幸的成分。如果那天王充上场了,如果最后陈兵的两个罚球没有全进并且孟元那个压哨三分有效,一切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冲甲成功了,前途却不光明,因为在来年的甲级赛中,12支队要降入乙级4支。刚升入甲级就又被打回乙级,实在没有面子,哪怕在甲级待上一年也好呀,那也算是创造历史了吧。(听说数学系最好的成绩是某年闯入甲级,当年即被踢了出来。)

没打过甲级,所以对比赛的对抗性、风格和各系的实力都一知半解,只好摸着石头过河。赛季开始之前约了几个甲级队打了些热身赛,似乎一场没赢,且比分输的也不少。这下到让我们放松了,破罐破摔,走哪儿算哪儿吧!

等到比赛真正开始以后才发现我们似乎小看了自己的实力,抑或是超水平发挥。甲级队中也有比我们弱的嘛!那

次每个小组一共6个队进行单循环，最后两名降级。我们好像赢了2场（也许是3场？）就保级了，还是挺简单吧。印象里面似乎输给了电子20分左右。那年正好是电子强盛时期（虽然他们到底哪儿强我怎么也看不出来），蔡鑫状态极好，场上三分乱投乱进。后来又和化学相遇，爆发了几个学期以来最大的一次球场暴力事件。

说到球场暴力也好，球场纠纷也好，每一次似乎都和数学系有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那次和化学的比赛是最直接的证明了。当时比分胶着，双方队员都很激动，而两队的风格都是防守硬朗型的，磕磕绊绊在所难免。不过有意思的是场上队员并不在意，倒是在场下休息的队员一个劲的撮火，不一会儿就着起来了。先是姜哲和化学的9号吵了起来，接着两人扭打在一起，从场下打到场上，比赛被迫中断。姜哲的眼睛被打流血了，很吓人，并且遭到了禁赛的处理。化学也没好到哪儿去，两名主力也被禁赛了。那场球最终数学系赢了几分。老牛发挥出色，篮下无人可敌，以至于后来再谈起化学时，他竟然少有的自信起来：“化学？哼……”

再后来的形势是我们必须打败计算机才能保级。那年计算机是卫冕冠军，不过好像骄傲的将军一样，计算机已经内部涣散。他们的“老板”和韩华竟然在之前的比赛中缺阵。场上队员也是各打各的，哪里还有冠军相呢？于是，这场球也就顺理成章的拿了下来。

保级了！

这次比赛成了球队向上进军的起点。也是在这个时候，王璐当上了篮协的主席，数学系开始成为北大篮球圈子里面的焦点。而另一个人的出现加速了数学系成熟脚步。他就是清华篮协的主席孟宪宇。

这个人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冒出来的。不过一出来就成了大家的好朋友，整天和我们在一起玩、打球。他球打得很不错，并使得整个数学系的作风“硬朗”了起来（但是在对手的眼里似乎是醍醐灌顶），于是我们都开始“坐”着打球，开始在进攻和防守的时候张开了胳膊肘。一时间“数学肘”“名声鹊起”，成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秘密武器。传说死在其下的有好多高手，其实呢，我们在比赛中根本没有使过。裁判们倒是很敏感，一吹数学系的比赛，眼睛就紧盯着我们的肘子，以至于后来王璐不得不另发明“数学腿”和“数学膝盖”了。

不管怎样，数学系的防守的确变得很强大很有效，这一点得到了公认。



经过两年的盘整，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技术全面威名远扬的中锋（老牛），一个技术最好经验丰富的后卫（陈兵），一个得到孟宪宇指点变得更加彪悍的大前锋（李广平），一个篮板仿佛罗德曼的前锋（姜哲），一个灵活诡异的小前锋（王璐）和两个速度最快的后卫（我和王佳玉），数学系这支股票开始进入上升通道了。如果说攀升面临压力，那就是我们的体力随着经验的上升而迅速的下降了。所谓“坐”着打球与其说是成熟的表现，倒不如说是因为体力不济而被迫做出的选择。

99年秋天，96级进入了大四，王佳玉因为工作的缘故从球场上消失了，而姜哲继续着颓废的生活，昼夜不出，我们也只能偶尔看到他蓬头垢面的游荡在五四球场上，那落魄的身影真让人心酸呀……只剩下陈兵还在球队里时不时伸伸老胳膊老腿了。那会儿我们崇尚“经验是万能的”，因为我们实在只剩下经验了。以前打球的时候还有些垂直方向的运动，现在干脆都在地上溜来溜去。

就在我们懒来懒去的时候，99级的出现带给了球队久旱逢甘露般的喜悦。那次新生杯上，我们仍然像以前一样去看比赛选拔队员。恰逢数学系对法律系的比赛，首先给我们深刻印象的就是一个穿着足球鞋留着傻乎乎的平头的人（后来听说叫罗天天），他技术还可以，身体素质不错，还有点儿准。接着留意上的就是一个长头发的（好像叫董斌），不过那会儿还没有真正发现他的厉害，只是认为他速度还可以，能突破。引起轰动的就是刘睿了。

真可谓是一跳成名。在仅仅看过他的一个篮板球和一个跳球之后，我们便毫不犹豫的把他纳入了系队名单——他跳的实在太高了！那场球虽然输给法律了，不过我们都暗自高兴：“嘿，终于有人能干点苦力活了。解放啦——”后来许晨阳，迟小雨，任其然也进入了系队。

接着又是甲级联赛，我们继续输给了城环，小组第二出线和法律相遇在半决赛，结果可想而知。99级的新队员上场机会都不多。我们曾经看好罗天天，多次让他上场，可是每次他都好像特别紧张，表现大失水准。

那次是陈兵任队长的最后一次甲级比赛。数学系篮球所以能一点一点进步这个家伙起了巨大的作用。其实在球队里面，大家都跟朋友一样，也没什么队长队员之分，不过比赛该怎么打，谁是进攻和防守的核心每个人心中都有数，根本没有人去争什么上场时间和得分多少。

第二个学期首次举办了甲级联赛，并邀请了留学生队参

加。这次联赛是数学系篮球的一个顶峰了。陈兵在联赛之前把队长职位让给了我，并说不再打球了。可是数学系实在找不到一个向他那样优秀的后卫，所以在我对他许下报告的承诺之后，他再次披挂上阵。

第一场对刚刚升甲的物理。这是在排赛程的时候，老牛和我故意安排的。因为我们都意识到物理系可怕的潜力，决定趁他们还没有适应甲级比赛，先和他们打，这样胜算大一些。（别抱怨篮协黑暗，谁让当时数学系在篮协一言九鼎呢？自然在赛程安排上数学系优先级要高些了，这无可厚非。）事实上就像我们预料的一样，那场球把物理打傻了，总共赢了他们20分，而且打出了很多诡异的配合。

第二场是对电子吧？当时我发烧了，没去比赛。只是听说大家发挥都特别差，尤其最后时刻无数罚球没进，最终电子靠着救世主蔡鑫的一个三分球在最后时刻超出2分，数学惜败。自此数学系从96年以来从未赢过电子，成了我们最大的遗憾。（现在再打电子可以很轻松的拿下，可惜此时电子已经面目全非了，没有再电子巅峰时候打败他们，真是……不爽！）

第三场对文理，那场球很轻松的赢了对手20分。再后来对光华也是赢下将近20分。

剩下的比赛就激烈了。首先是对法律，因为在联赛初规定法律只能上一名体育生，因此他们输给了外院，心中大为不满，后来允许他们上两名体育生了。我们在对法律的时候打的很艰苦，比分一度落后的比较多。后来凭着王璐的几个中投才赶了上来。法律明显打的比较乱，让我们有机可乘。最终赢了法律两分，法律愤然了，退出了联赛，其结果导致电子对法律不战而胜，为电子夺冠扫清了第一个障碍。

接着是对外院，当时中锋王军威还在外院，而孟元也及时的从埃及赶了回来，外院实力大增，增加了比赛的难度，不过我们仍然有信心把他们拿下。上半场好像外院还领先，到了下半场，老牛成功冻结了王军威，整个外院全靠王充打了。以一打五显然不现实，因此数学系最后赢了7分吧。那场球十分难看，比分低得可怜，可见双方在防守上下了多大的力气。由于在先前比赛中外院赢了电子，而再输给数学之后，外院已经没有能力和电子争夺冠军了。数学系又为电子夺冠扫清了障碍。

对化学的比赛可谓烂到家了。防守型同虚设，进攻急躁。竟让化学靠中投赢下了10多分，实在丢人。好在对最后排名没什么实质性的影响。

真正令数学名声鹊起的是对留学生的比赛。在此之前，留学生队和每支甲级队（除了法律）都打过了，平均每场赢近20分。但是遇上数学系却没这么厉害了，整场比赛一直是数学系压着留学生打，不论在防守上还是比分上。在总共40分钟的比赛中，有38分钟半是数学系领先，最后时刻败在罚球不准上面。这也是数学系的顽疾了。留学生队的金东焕最后一分钟内连突带罚，一下子把比分超出，最终赢了数学系4分。虽然输了球，不过大家都很happy。

就此整个甲级联赛结束了，数学系亚军，而电子在数学

的呵护下成功夺冠。

这次比赛对球队的另一个影响就是99级开始在比赛中亮相，新老队员的交接悄然开始。经过去年那个炎热的夏天，96级的身影也彻底在篮球队中消失了。

真怀念和他们一起打球的日子。这3年多，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想起陈兵轻松的带球以一过三的身姿，想起姜哲强力的篮板球功夫，想起王佳玉灵巧敏捷的突破。数学系篮球在我们共同的努力下一点一点进步，可是如今他们却都离开了这个队伍。始终有一天，我们也要离开的。

可能老牛就是这么想的。在新赛季开始之前，他作出了退役的决定。

“我不打了。”

“为啥？”

“没啥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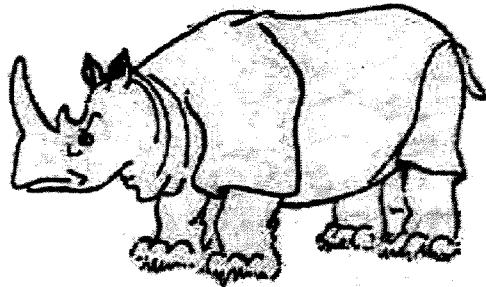
“没啥意思是啥意思？”

“我已经不需要证明什么了！”

“……%? ……*¥¥%……”

面对这个经常熄灯之后躺在床上在静寂的氛围中努力喊出一声“ I'm the best one! ”的人说出的这样一句话，我还能指望些什么呢？

刚入学的时候，老牛虽然速度慢些，也还算灵活，记得那时候他告诉我他的体重是160斤。升甲之后，他又告诉我说他的体重已经180斤了，难怪乎在篮下他能稳如泰山呢。现在呢？他说估计已经200斤了，于是我明白他为什么要退役了：他实在已经无法再证明什么了。



自从上大学以来，我、老牛和王璐就经常一起打球，大家都熟悉了彼此的动作和跑位。老牛不打了，不仅使得队中内线实力变弱，也使我在场上时常感到迷茫：当我突破到篮下准备分球的时候，总是找不到应该已经站好位置准备接球的老牛。

那是第一次打篮协杯比赛，数学和城环、计算机、光华和技物分在一个组，只有小组前两名才能获得下个赛季的甲级资格。

第一场和计算机相遇。赛前我们并没有把计算机放在眼里，毕竟数学系是甲级劲旅，一支乙级队伍能把我们怎么样呢？老牛自然也看不上这种低级别的比赛，穿着皮鞋站在场下瞧热闹。可是比赛开始以后，才发现数学系昔日的防守已

经不复存在。在对方进攻压力下，有时候新队员显得无所适从。上半场计算机系竟然领先。我多希望老牛能上场带着99级的队员们打一打，可他死活不同意。我脑子中突然闪现出一个想法：难道他在用这种方式来证明他是“the best one”？下半场，我们总算稳住了阵脚，最终靠着快攻和董斌的中投艰难的取胜6分。可我也开始为和城环系的比赛发愁。没有老牛，和城环系这种内线超级强力的队伍是根本无法对抗的。

第二场打最弱的技物系，风平浪静的赢下20分左右。

马上就要打城环系了。我开始喋喋不休的在老牛面前抱怨为什么数学系不能像城环系那样有一个好中锋。

老牛嘿嘿一笑：“怎么没有？”

“谁？”

“I'm the best one！”

“你？你又不上场，有屁用呀！”

“谁说我不上场？”

老牛决定复出了，为了证明他是“the best one”。

事实证明，虽然老牛看似步入耄耋，球技却炉火纯青了。

城环系历来实力不俗，靠的是97级的中锋樊翰和98级的大前锋赵振燕和后卫陈奇辉。数学系在过去几年中多次和城环交手，无一胜绩，主要原因就是城环内线实力太强，老牛有些力不从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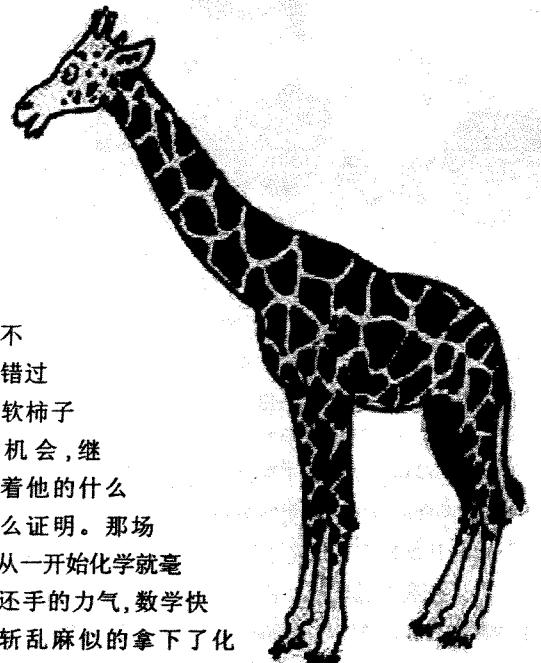
这场比赛一开始，我们的进攻点董斌进入状态比较慢，整个队伍显得不够兴奋，连续的防守失误和进攻不力使得比分一下子落后了15分之多。幸好经过了几次比赛之后，99的队员们成熟了很多，并没有因此士气低落，渐渐，董斌恢复了往日的状态，我们利用他的中投迫使城环系扩大了防守，破坏了他们的联防。老牛也终于得到了机会，在内线频频给城环制造麻烦，甚至在樊翰的脑袋顶上摘下篮板球并补篮得分。比分一点点逼近，直到平局。城环怎么也没想到会是这样一个局面，特别是他们几个99的队员更是显得不知所措。而我们则利用董斌和李广平的突破造成罚球机会频频得分。最终赢了城环4分，形成了大逆转。

老牛再次显示了他的能力。在如此激烈的内线对抗中，不仅成功地大大削弱了樊翰的进攻，并且自己也颇得了不少分，给城环的防守制造了巨大的压力，使得我们外线出现了出手的机会。最难得的是整场比赛老牛只有1次犯规，足见其过硬的防守技术。99队员们的表演也可圈可点，在形势如此不利的情况下竟然顽强地挺了过来，说明他们打得了硬仗，可是在防守上还是和老队员有不小的差距。以前只要数学系自己得40分就可以保证拿下比赛，现在就不敢说了。

老牛在又一次成功的证明了什么之后，兴高采烈的歇着去了。

小组赛最后一场对光华，大家嘻嘻哈哈的赢了10多分。

四分之一决赛遇到了化学系，终于可以报仇了。老牛自



然不
会错过
捏软柿子
的机 会，继
续着他的什么
什么证明。那场
球从一开始化学就毫
无还手的力气，数学快
刀斩乱麻似的拿下了化
学，进入了半决赛。

又是对法律。那天中午王

璐老牛都有事情不能比赛，又因为法律在此之前的联赛上因为和数学的比赛以及对篮协的不满而退出，加上为法律比赛的都是些粗人，为了保护队员，所以决定放水。那场球打的乱七八糟，不说也罢。只是以后不会再出现类似的情况了。

赛季结束了。和物理并列第三。

我、老牛和王璐的大学生活中最后一次联赛就是再过几个星期举行的甲级比赛了。我们很希望能够好好再打上一个赛季。可是当务之急是让其它的队员成熟起来，能够胜任比赛，所以老牛决定再次退役。目前99的队员都希望老牛能再出来带他们打一打，不过老牛未置可否。

昨天我在吃饭的时候问他：“这次联赛你吹比赛嘛？”

“吹比赛？我还要打呢，吹什么吹？哼……”

“你要打？你真要打？”

“……我……我当替补！……”

尾声

这个学期，系队已经和电子、物理和化学打过了热身赛，虽然都没有输，可是问题暴露了不少。

现在，队里的几个主要队员在当校女篮的陪练，希望通过这种手段可以加强默契，培养战术素质，提高防守质量，为新的赛季做准备。尽管在新赛季上我们很难有什么作为或者突破，但是只要能从中得到打篮球的乐趣就够了。

回顾近四年的比赛历程真的是一种享受。特别是看着一支球队从不成熟走向成熟，从低谷走向高峰的时候，竟然发现自己曾经为这个过程作了些事情，心中很是高兴。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到了现在，我们这些“老头子”也应该放手了。愿数学系篮球队走好。



· babyren ·

有多少个不再打篮球的理由？不能挣钱，容易受伤，荒废学业，打完球后不想吃饭不想干事只想喝水，跟烂人打球经常生一肚子气，在场上还经常被别人盖帽……种种不爽，共1000条理由。有没有1001条继续打篮球的理由？

没有，那为什么还不放手？因为有一个理由——喜欢！

很简单的问题，但是花了一些功夫才想清楚。抛去浮躁静下心来聆听自己内心最真的声音也是一种基本的能力。

从初二开始打篮球到现在已快7年，养成了有机会就打球的习惯，即使在忙的时候。初中时还不会打但被称为篮板王，因为喜欢冲着蓝蓝的天高高跳起在别人的头上摘板，高中时练就了上篮，因为喜欢滑翔的感觉。

打球可以结交朋友；花哨、炫酷的动作可以吸引女生的目光，娴熟的技术让男生佩服得五体投地；不停地得分，连过三人将球放进筐，给对方队员一个又一个大帽；那种成就感只有亲身尝试才能体味。所以篮球很快成为我最喜欢的运动，直到现在。（即使在做了某体育类社团负责人之后依然还是。）

When you commit to something, it seems like momentum, and then, you forget you chose it. I mean, we forgot the present life situation when we chose it, until……

来到大学，不仅本身得分能力下降（由于高二下学期起

就很少打了），还遇到一些可爱的孩子。于是每次夸耀自己技术全面的时候，总是见一只叫天天的猴子在旁边一脸严肃的说：“你真的这么认为吗？”；每次跳起滑翔滑翔于空中时，总发现一个人挂在树上冲我乱叫，还不停的傻笑；每次进攻时，总有无数女生的目光聚集于一只叫做董斌董斌的小狗身上，我只有给他助攻的份。

每逢比赛时，更是因为心理素质的关系，水平连一半也发挥不出，但我对篮球的热爱却丝毫未减，只因为喜欢……飞的感觉。

热爱，因为热爱飞的感觉，热爱指尖触到球的滑腻感觉，热爱像惊呼的流星一样冲过重重层云划过长空的感觉。在跳到最高点的一刹那，环顾四周，虽没有一览众山小的心动，却有攀顶后自由呼吸的爽快。

这就是原因，很简单也很单纯。就好比无论多穷总爱往冰激凌柜前跑，曾经孜孜不倦的作数学题而明知没有回报，连续半年总莫名其妙地盯着一个女生呆呆地看一样，只因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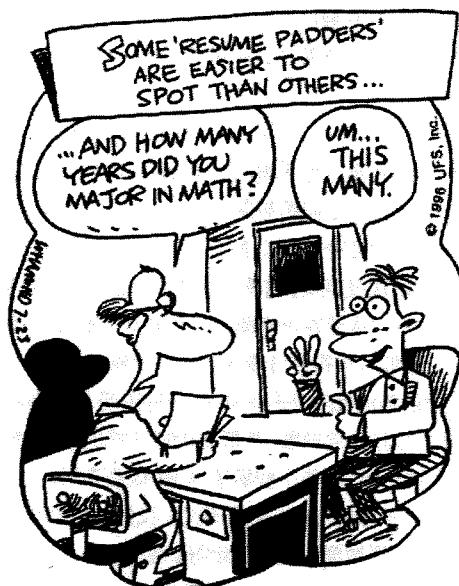
喜欢。

babyren作于2001年1月16日于家

后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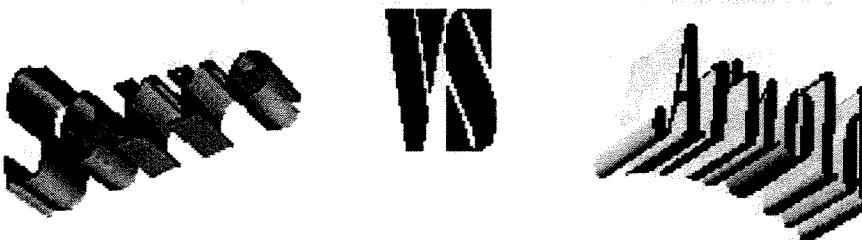
1. Torn他们经历了数学院篮球队从默默无闻到成为甲级强队的过程，现在担子接到了我们的手上，我们经历的或许是从众人瞩目到没人喜欢的过程，或许是降级或许是再创辉煌，但无论怎样，请相信我们会努力的。

2. 不再那么热衷于吃冰激凌了，虽然还吃。因为舌头对那种滋味已经麻木了，不可能像小时候那样一边吃一边舔仿佛是世界上最快活的人。不再像以前那样孜孜不倦地做题了，虽然还做，因为动机不那么纯那么浓了。不再盯着某女生呆呆地看了，虽然还看，因为我知道，那，只是一个梦。



笑一笑

与外界的看法相反，学数学的人未必有很强的计算能力。所以一位美国数学家曾说：“世界上有三种数学家，一种会数数，一种不会数数。”这当然只是一个比较夸张的笑话了，就像我们看到的这幅漫画一样，呵呵。



• 姚一隽 •

巴黎的庞加莱研究所 (Institut Henri Poincaré) 是原来的巴黎大学下属的一幢房子，以前是巴黎大学理学院的数学中心。现在这幢房子的地位比较特殊，里面有一个专营理论物理的波莱尔研究所 (Institut Emile Borel)，还有诸如法国数学会、法国统计学会等等一些机构，还有个赫赫有名的图书馆。庞加莱研究所里面有一些教室，平时巴黎地区大学的一些课和讨论班就在那里开，Bourbaki 讨论班也都在那里举行。

3月13日上午，在这里有两场报告，中心议题是 Bourbaki 学派。第一场的报告人是 Jean-Pierre Serre，第二场是 Vladimir Igorevich Arnold。



Jean-Pierre Serre

Serre 先声明，说他讲的全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 Bourbaki 学派的现成员的意见。他这样说的原因是，1968 年 Dieudonné 写那篇《布尔巴基的选择》的时候是没有和其他人商量过的，因此反正 Serre 看了那篇文章是大吃一惊。

然后他回顾了一下 Bourbaki 学派的成功之处，包括规范了许多记号等等。说是 \mathbb{R} 以前有人作为有理数的记号（德国？）；再有 \mathbb{N} 的定义，Bourbaki 是定义为所有有限集的基数，因此是包含 0 的，但是英美的就不这么用。

再说 1952-1953 年间他们讨论定义“injective, surjective, bijective”这几个形容词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很好，唯一的不好是认为这些概念没有人会用。（事实是十年后中学课本已经这样写了。）当然他也说了一些并不太成功的例子，比如按照 Bourbaki 的理论，positive 的意思是 ≥ 0 ，但是按照英美的观点，这应该叫 non-negative。他说 Dieudonné 曾经说，那样连虚数都是非负的……

然后他提到“证明”，说有一年在 Bonn 听到有人谈论 Witten（当时还没出名）的工作，他听了半天还是没明白这算是猜想、方案还是证明。结果台下马上就有人说“这当然不是 Bourbaki 意义下的证明”。他就说 Bourbaki 意义下的证明是给非专家看的，还抄了 A. Borel 的一句话 (*Notice of AMS, March 1998, 373-380*)，大意是证明是让非专家来检验、监控 (control) 专家们用的。

然后就举了几个例子，表明很多东西其实都很值得检讨：

1. 他老人家不指名地批评了一番某位做低维拓扑的，说这位曾经说过，他对于三维流形的感觉是写不出来的，“因此那位给出的一些东西也不知道叫证明、计划还是猜想……”；

2. Grothendieck 关于 duality 的工作，B. Conrad 刚刚在 LNM1750 里面写清楚；(*Grothendieck Duality and Base Change*, Springer-Verlag 2000)

3. 他说有限单群的分类的证明有问题。

再往后他对于“Bourbaki 过于抽象，过于一般”做了如下评论：Bourbaki 的书里其实写的是包含所有有意思的具体例子的最低限度的一般化，至于“抽象”，他认为是“不懂”的同义词。

最后关于 *élément de Mathématique*, Serre 说有人写了整本书来论证数学的统一性，Bourbaki 只是把书名里的数学写成单数形式就完成了这一点。

他认为这些书可以分成两类：

1. 基础：集合论，代数，一般拓扑，实变函数，拓扑向量空间，积分；

a) 集合论

他认为对于大多数数学家来说，念一下“结论索引”(fascicule des résultats) 就够了。

b) 代数

Galois 理论在第一章是按照 Artin 的观点处理的，第二版就改成了 Grothendieck 的。第一章在第一版的时候关于有限群讲得非常少，连 Sylow 定理都没写，后来改过来了。第三章讲多线性代数，他认为这是第一个把张量积讲清楚的地方。还有一章讲同调代数，他个人认为该章很有用，虽说没讲什么困难的东西，但是至少给出的符号什么的都是正确的。

c) 一般拓扑

Bourbaki 非常强调 Hausdorff 空间。一般来说，Bourbaki 在写书时做的工作是把当时已有的概念加以整理。但是也有极个别的情况，例如滤子 (filter) 的概念是 H. Cartan 在 1937 年的某次 Bourbaki 年会上想出来的 (Bourbaki 年会是该小组成员的

聚会,而 Bourbaki 讨论班是以 Nicolas Bourbaki 的名义举行的公开的 conference, 1950 年左右才开始)。

d) 实变函数

e) 拓扑向量空间,“这书没什么问题,总的说来就是三个定理……Banach, Hahn-Banach, 第三个,我忘了,反正就是三个。”

f) 积分, Bourbaki 在这书里面强调了局部紧群上的积分。

[作者注:关于 Lebesgue 积分,今年的 4 月 29 日是原始论文发表 100 周年纪念日,为此 C.R. Acad. Paris 上个月把原文重印了一遍,加上 Malgrange, Bony, Lebeau(两位院士,一位通讯院士)做的注,很有意思。]

2. 应用:流形,谱理论,交换代数,李群和李代数。

这里应该提到,交换代数在 1998 年刚出了第十章,在这之前已经有近二十年没出新书了。

Bourbaki 的成员,除了第一代的人大有名(J. Delsarte, H. Cartan, J. Dieudonné, A. Weil, C. Chevalley, C. Ehresmann, S. Mandelbrojt——做分形的那位的叔叔, R. de Possel, 还有个后来改做地球物理的 J. Coulomb),其他还有:

L. Schwartz, R. Godement, F. Bruhat, J. Dixmier, P. Samuel, P. Cartier, A. Grothendieck, B. Malgrange, J.-P. Serre, M. Demazure, A. Douady, Giraud, J.-L. Verdier.

这些都是曾经出现在 Bourbaki 的讣告上的名字,其他还有:

C. Chabauty, C. Pisot, Roger, J.-L. Koszul, S. Eilenberg, S. Lang, A. Borel, J. Tate, P. Deligne, A. Connes. 1995 年时的成员包括 B. Teissier(这位很有意思,因为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 Arnold 的一个学生的论文答辩上,也没见他和 Arnold 有什么不对,呵呵), A. Beauville(肖刚的导师,现在 95 级的付保华就跟他), Gerard Ben Arous, Daniel Bennequin, Patrick Gerard (*Ann. Sci. Ecole Norm. Sup.* 的主编), Guy Henniart, Pierre Julg, Olivier Mathieu, Joseph Oesterle, Marc Rosso, George Skandalis, Jean-Christophe Yoccoz. (见 *Bourbaki—une société secrète de mathematicians*, by M. Mashaal, *Scientific American* 的法国版的一个特刊。)

第二场是 Arnold, 开篇他就说今天不讨论 Bourbaki,但是马上食言。基本上重复了一大段他早就发表过的理论:抽象的是害人的,现在的学生也好,教师也好,水平都很差。美国自然是不谈了,法国也差不多了,至于俄国,自然目前还没这么糟糕,不过照现在这样改革下去,达到这一水平为时不远。

他把数学家分成两大阵营,左边是 Poincaré, 右边是 Bourbaki. 然后自然又说了一大通抽象化的坏话,先是一些很陈旧的例子,就是七十年代美国反“新数学运动”时候举的一些事实,什么“ $3+2=2+3$ ”等等。然后开始“磕佛骂祖”,给他骂进的除了传统对象 Bourbaki 以外,还包括 Leibniz, 说此人很有剽窃 Newton 的味道,而且笨得要死(似乎在某份手稿里面先是写的 $d(uv)=dudv$, 后来才改过来);还有他自己的老师 Kolmogorov, 他把 Kolmogorov 编的苏联统一中学课本给贬了个一钱不值,认为对于苏联的数学教学来说是一场灾难(catastrophe),等等。

其中他针对 Serre 讲的一些话发表了若干看法。比如 Serre 曾经说过,在一本很标准的法语词典里面有个例句是“这对我来说就象代数一样”,解释是这东西我不懂, Serre 就进一步阐述“说某个东西抽象是一样的意思”。Arnold 就说 19 世纪有个俄国作家(Leskov)说了一句“只有法国人才有本事教自己不懂的东西。”

他接着说,左边是哥伦布,右边是亚美利哥,黑手党的理论(idea of mafia)是把所有的发现归功于自己的朋友。

他还把他的朋友 Anosov 和 Manin 也数落了一通,不知道是正话还是反话。说 Manin 在 IMU/AMS 出的书(*Mathematics: Frontiers and Perspectives*, AMS 2000)里面讲数学家的好处就是对于社会发展没用,现代社会不是要求加快发展速度,而是应该把它刹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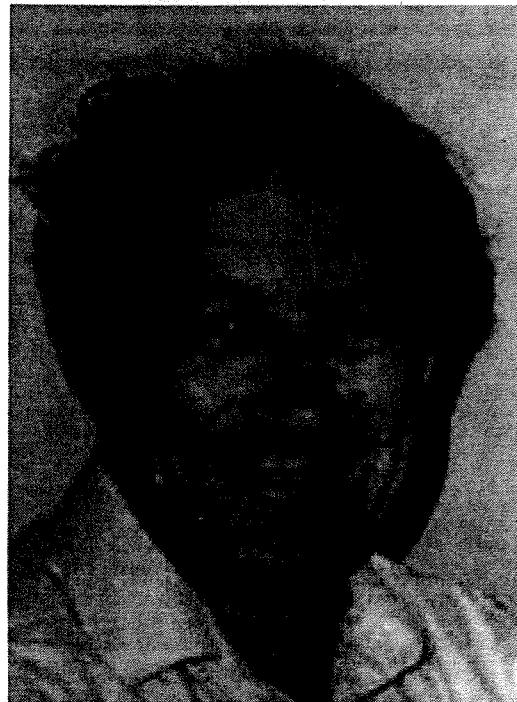
关于自然数,他说,我们数数的时候,自然是从 1 开始的,怎么能把 0 算进去?

Arnold 还讲了一个故事,说七十年代曾经有一次 Pontrjagin 和苏联做氢弹的 Zeldovitch 曾经发生了一场论战。后者写了本物理专业学生用的高等数学,丝毫不讲究严格性,但是好用,最后 Pontrjagin 还是被说服了,因此写了那本《中学生数学分析》(中译本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Arnold 指称 Bourbaki 在 Lie 一书里有个描述 H_8 的习题不清不楚,本来几何语言描述很简单的事情给弄得很复杂。Serre 马上说这个题目是他写的,后来他做了一翻解释,大意是:图是给自己看的,要向别人解释清楚一个图要用更多的文字。

还有一点很有意思,就是按照 Serre 的说法, Bourbaki 的书里面是尽量不用 \forall , \exists 之类的符号的,因为还是文字看起来舒服。

最后 Arnold 还把古希腊的许多名人(Pythagoras, Plato, Orpheus, Eudoxus)数落了一顿,大意是他们的很多工作都是抄某个埃及人的,此人姓名不传,但是死后给神化了,好象叫 Tote. 似乎是那人发现了包括整数无穷、素数无穷在内的许多结果。



Vladimir Igorevich Arnold

[作者注：前两天听 Skandalis 聊天的时候说起，Nicolas 和 Bourbaki 这两个名字都是从古希腊来的，因为第一代 Bourbaki 认为现代数学的根在古希腊，不知道 Arnold 是不是故意讲这个故事的。]

Arnold 的报告题目是“数学和物理”，他认为数学是物理的一部分（自称更多是个做物理的……），搬出 Serre 说过的一句话“数学 \cap 物理 = Φ ”大加批判。Serre 马上说，如果你想引用我的话的时候最好引用得准确一点，Arnold 说，你在给我的信里明明写着，Serre 说我到最再解释……

总之 Arnold 的发言是很得罪人的，也叫做他那么大的名头……有时候给人的感觉是他引用别人的话很有断章取义之嫌。比如他引用 Descartes, Pascal 的一些言论，坐在我后面的人马上说他们从来没说过那样的话。我感到比较有意思的事情是，Arnold 骂 Bourbaki，除了骂抽象的 Bourbaki 外，具体落实到个人上，除了第一代的那些人（比如他的一学生告诉我说 Arnold 曾经说 H. Cartan 一辈子没证过一个象样的定理），其他的人骂得倒不多，那天也就听到了一个名字——P. Cartier。至于现在的成员，都是他的后生晚辈，自然不值一提。

Connes 写了 *Noncommutative Geometry* 以后送给 Arnold 一本，上书：“亲爱的 Vladimir，这肯定不是你所喜欢的数学，但是我还是送你一本。”

在最后的提问阶段，有几句话很有意思：

1. Serre 说他决没说过“数学 \cap 物理 = Φ ”这样的话。他的意思是，数学和其他任何学科的思维方法都是不一样的，数学里面一个命题重复（迭代）不论多少遍都是没关系的。

2. 有人再问证明在数学里的地位，Arnold 回答说就相当于字母之于诗歌一样。

3. 最后一个提问的是法国 CNRS（相当于中科院除学部以外的机构）的前主席 E. Brezin（做物理的院士）。他其实不是提问，而是对于 Serre 的观点做了一些补充，大意是在做其他学科的时候应该考虑到基本想法的差异，比如做 QED 的人就不会奢望那些公式对于任何尺度都适用。所以要是从纯数学的角度试图找到对于一切尺度均适用的理论，比如量子场论的构造方法（就是 Witten, Jaffe 等人做的），我们“将得到一些完全不可理解的东西”。

讨论到中午十二点半结束（因为按照 Serre 的说法，在法国午餐是非常“神圣”的），Serre 做结语：“这些都不是很严肃的（tout ça n'est pas très sérieux）”，然后他接着和 Arnold 一起吃饭继续讨论。



·舞者·

草坪，凉亭，假山，小径。

仿佛一幅画。融化于画中的，是一幢青白色二层小楼。走入楼门，迎面就能看见四个镏金大字：“幾何之家”。右转是客厅，厅中有一张长桌。我们走进客厅时，当代最伟大的几何学家正坐于轮椅上，在长桌的另一头。见我们进来，先生开口说道：“你们谁替我抄一下公式？”一位老师忙走上去，拿起桌上的论文稿，开始在黑板上抄写。

这是南开大学数学系的一次讨论班。本来这个讨论班是张伟平老师带的，但张到美国访问去了，所以先生就代管一个学期，讨论班的地点便移到了先生家的客厅里。

今天的讨论班由先生本人主讲。同学告诉我，前一次讨论班是一位外地来的老师讲射影联络，讲完后先生发火了，说那人讲得不好，连定义都没讲清楚，所以他要自己重讲一遍。

我们四处坐下，先生说：“今天本来要讲射影联络，但因为苏步青先生一百岁寿辰，我写了一篇关于 Finsler 几何的论文来祝贺，今天就讲这篇论文。Finsler 几何过去的名声不太好，因为计算很繁，不容易看见几何内容。其实它的观念比 Riemann 几何更广，要是算得好，也不比 Riemann 几何复杂，是一门很有前途的学科。”

这时黑板上已经抄满了公式，有两位老师上去把先生的轮椅转了半圈，朝向黑板。先生看了看黑板，觉得需要一个教鞭，就问：“哪儿有一个棍子？我要找一个棍子！”大家纷纷东张西望，没发现有什么东西长得像棍子。先生笑了：“这儿是我家，我却找不到棍子！”一位老师忙跑出去找保姆，片刻便拿来两根木棍。先生拿在手里试了试，仍嫌不便。幸好黑板上的公式都有标号，先生干脆就不用教鞭，直接用标号来指示了。

先生已九十高龄，满面都是风霜留下的印痕。但先生耳目依然聪明，声音中气十足，思维亦清晰，反应敏捷如少年，只是腿脚不太利索。想想也真奇妙，岁月把先生的肉体禁锢在一张小小的轮椅上，但先生的精神却还能翱翔于广阔的几何空间中。或许这就是数学的魅力之所在吧！



先生望着黑板,侃侃而谈,他意气风发、神采飞扬,仿佛一位艺术家展示他最珍爱的作品,又仿佛一位暮年的剑客重新握住他的剑。在他的指点下,黑板上的公式也有了生气。“我的一个原则是,看见一个 form 就把它微分。”众人轻笑,我也笑了。我是第一次听先生讲课,但我知道先生经常说这句话,想必在座者均有体会。

讲到半途,电话铃响起,是找先生的,有人忙把电话机递给先生。先生拿起话筒,大声说:“喂!你是谁?哦!林一峰(音)呀!”先生同对方谈了好几分钟,最后只听他说:“你很好!你很好!你很好!……嗯,我也好,好得很!”众人都感有趣,偷笑不已。放下电话,先生说那是南开 95 级的一个学生,现在在 Berkeley。“他本来要学 Finsler 几何,结果那里所有的人都在搞辛几何、代数几何。当然代数流形很重要……我叫他去 San Diego 找 Hamilton。我跟 Hamilton 说了,因为是我说的,Hamilton 就答应了。结果他去了以后找不到 Hamilton,就给我打电话。”(作者注:此 Hamilton 为 Richard Hamilton,并非那位著名的 19 世纪爱尔兰数学家 Sir William Rowan Hamilton.)有人说 Hamilton 好象没带过学生,先生道:“有学生就跟有孩子似的,麻烦得很! Hamilton 是一个聪明人,自己享受,——他也不结婚。我喜欢跟年轻人谈天,随便玩;他最喜欢的是驾船出去, sailing.”

一黑板的公式讲完了,先前的那位老师便上去抄写新的公式。先生继续讲:“最要紧的是(36)式”,他顿了一下,对抄公式的老师说:“你上面漏写了一个 n。”那位老师忙上去把 n 加上,还自我解嘲说:“太高了,够不着!”

不知不觉间,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公式抄了三黑板,论文也大体上讲完了。先生努力地想转动轮椅,一位同学忙上去帮他把轮椅转过来,面向我们。但先生似乎意犹未尽,又说了两句关于射影联络的话。听课的老师中有一位是搞微分方程的,对几何不太熟悉,向先生提了不少问题,先生都作了回答。不过其他人好象不好意思提问,有一位女生对一个地方不明白,也只是问旁边的男生。

先生又和我们随便聊了一下天。有人说 Gromov(1993 年 Wolf 奖得主)现在不搞数学了,搞生物,大概是想拿 Nobel 奖。先生说:“以前 Tycho Brahe——伟大的天文学家——要退休了,就把 Kepler 找来,说我这里有很多观测材料,都给你拿去研究。Kepler 说,我不需要这么多材料。现在生物学里面的材料也很多,我想也是不需要这么多材料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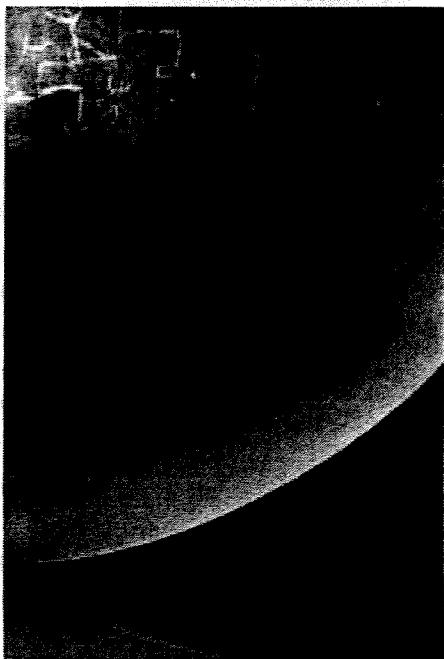
最后先生同另外几位老师商量了一下,布置了后几次讨论班的任务,大家便起身告辞了。出来后,同学说,看样子先生今天很是有些累了。以前讨论班上,先生也是每次都要讲些东西,通常讲上 20 分钟。有一次是这位同学讲 Riemann-Roch 定理,先生在他之前讲得比较长,讲了半个小时。后来这位同学讲的时候,发现先生已经非常累,在下面都快睡着了。讲到一个地方,同学说他也没看懂,就向先生请教,先生苦笑道:“我现在脑子也乱了!”

毕竟岁月不饶人啊!先生确是已经老了,这是无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先生漂泊一生:嘉兴南湖、天津白河、清华园、汉堡、巴黎、西南联大、普林斯顿、南京、芝加哥、伯克利……最终安居于南开宁园;先生的师友们:姜立夫, 杨武之, 华罗庚, E. Blaschke, E. Kähler, E. Cartan, H. Weyl, A. Einstein, A. Weil……大多已远离尘世,连与他相濡以沫超过一甲子的爱侣亦已乘鹤西去,只余先生孑然一身。“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或许每一个献身于科学的人,最终面对的,都是无边无际的孤独与寂寞。

先生是耐得住寂寞的人。他毕生淡泊宁静,不爱荣华。先生所心往的是质朴恬静的生活,他客厅里曾挂有一幅字,是陆放翁的诗:“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其实一位数学家害怕的并不是寂寞,而是衰老,因为这意味着他不能再享受思维的乐趣。从这个意义上说,先生是幸运的。耄耋之年的他,依然能创造,依然能思考,依然能与年轻人谈笑。虽然他所居住的地方,不再是世界几何学研究的中心,虽然他所主持的讨论班,不再能推动几何学的发展;但对于每一个访问过“几何之家”的年轻学子来说,那幢青白色的小楼永远都是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路标,鼓舞着他奋起而前行,让他时时想起:

南开,宁园,一位几何学家心灵的归宿。



明天,也许你已离去,但我仍记得你的那份专注,你的那张面孔,你的那丝清香,因为她们已经永远烙在了我的心头……

苦茶是最有滋味的,苦后留甘是对它最高的评价。苦茶的甘只有在它起初的苦味淡去之后才能品味出来;正如生活中苦楚的价值也只有随着时间的流逝才会慢慢浮现。

距离是一样很残忍的事物,它会让热情冷却,让曾经无话不说的朋友沉默寡言,让曾经互相依恋、山盟海誓的恋人形如陌路……



·心·泪·

(一)

又是春光明媚时——当校园里一簇簇娇艳欲滴的桃花映于眼帘时,我意识到了这点。

不止一次惊叹于你的美:娇嫩的花瓣,鲜黄的花蕊,淡淡的清香,就像一个国色天姿又略带羞涩的妙龄少女,让人百般爱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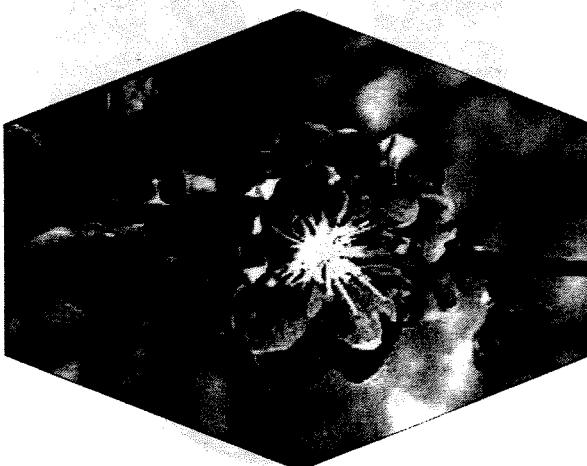
然而每一次我总是会想到,这种美能维持多久?是否某一天我再次路过时,你已经不再美丽?是否某一天我再次路过时,你已经零落于风中?是否某一天我再次路过时,你已经化作春泥,回归大地?

你会因为岁月匆匆而烦恼吗?

你会因为美貌不再而悲伤吗?

你会因为生命短暂而痛苦吗?

我想,你会的。但是,大自然的规律谁都无法违抗。从古到今人类孜孜不倦地探索长生不老之道,但即使是在科技发达的今天,长生不老也还只是一个梦想,也许说是一个追求会更恰当。生老病死是每种生物的必经之路,谁都无法逃避,更无法变更。我们唯一能做的是让自己在生和死之间交



上一份属于个人的答卷。

我看到你的答卷了,你选择了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美献给世界,你选择了坚强地面对短暂的一生,你决定要活得灿烂,活得潇洒,只要还有一分的生命,就要有一分的美丽;只要还有一丝的气力,就不能改变那种积极面对生活的态度!

看着你,我很愧疚:很早以前就知道生命的短暂,也很早就听说过岁月匆匆不饶人,然而,任性的我总不会抓紧每一分每一秒,常常是惆怅于时间溜走后。生活中总有太多太多的诱惑,意志稍不坚定就难免迷失于大千世界的光怪陆离。如你,只专注于热烈地绽放,热烈地美丽,是多么的不易!

面对你,我看清了自己的弱点:轻轻地吻你,让你那份蕴藏于心的专注,一如你那美艳的面孔,那淡淡的清香,深深地,深深地印于我心。

明天,也许你已离去,但我仍记得你的那份专注,你的那张面孔,你的那丝清香,因为她们已经永远烙在了我的心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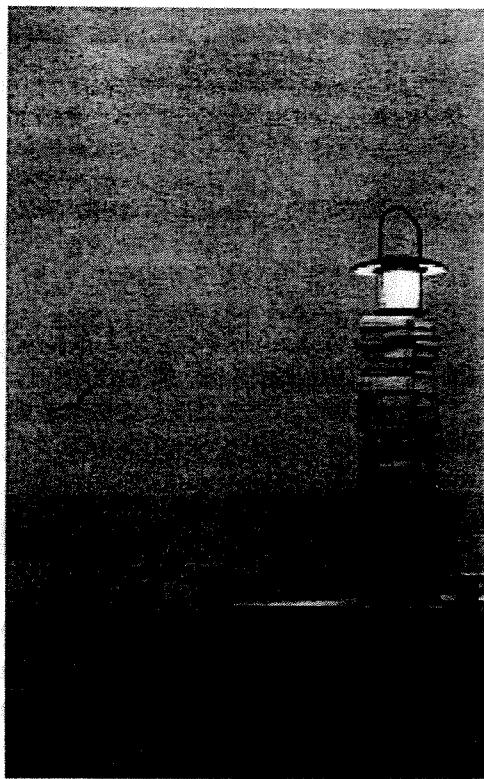
(二)

有一天,在图书馆,身旁的一位女生向我借纸巾,起初以为她感冒了,细看之下,原来是哭了。轻轻地询问她是否是大一新生,她边点头边惊讶地问我为什么知道她是大一的,当时我说了这样一句话:“只有大一的女生才会边写信边哭得如此难以自控。”她更惊诧了。面对她,我点了点头,心想,我又何尝不是这样走过来的呢?

大一,苦,大一上学期是我到现在为止最艰难的一段日子。那时候,隔三五天就往家里写信,写到动情时,泪水顺着脸颊滑落,常常是把信笺上的字化了一大片。

那段痛苦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其中的苦楚也不想再提。我想说的是,再难熬,再艰辛的日子,只要你不认输,只要你咬紧牙,挺直脊梁坚持住,就一定能挺过去!

时间会改变一切,有时候时间很残忍,但有时候我们只有靠时间来解决问题。



走过那段日子，每当我又陷入困境时，总是对自己这么说：“只要把这几天熬过去，事情就会有转机的，到那时候问题会迎刃而解的。”这么想着，我的心就少了几分焦虑和烦躁，多了一分从容和自信。

也许那仅仅是一种心理暗示，但我想，人的一生总是会走过大大小小的磨练的，有苦有乐才是真实的人生。既然我们能愉快地享受当中的快乐，也就应该学会宽容地面对当中的苦楚。

苦茶是最有滋味的，苦后留甘是对它最高的评价。苦茶的甘只有在它起初的苦味淡去之后才能品味出来；正如生活中苦楚的价值也只有随着时间的流逝才会慢慢浮现。

也许当我再次迷茫于做人的不易时，我会泡上一杯苦茶，把自己的感觉交给时间，静静地等待那份苦后的甘甜；我会把自己的烦恼交由时间，因为我知道，只要我不认输，只要我不向困难低头，痛苦早晚会过去的，我坚信，痛苦是会随时间的流逝消失的，那时候留给我的将是一份胜利的甘甜！

学会平容地走过痛苦的日子并非易事，但我觉得只有学会了这样做，我们的人生才是完整的……

(三)

曾经听过这样一句话：距离会产生美感。也曾经相信这句话，相信距离能带给双方更冷静的思维，更真切的思念，以及略带朦胧略带幻想的美。然而，当这个问题真正摆在我们面前时，我发现，距离并不美，距离是一样很残忍的事物，它会让热情冷却，让曾经无话不说的朋友沉默寡言，让曾经互相依恋、山盟海誓的恋人形如陌路……

遥遥2000多公里，在通讯事业高度发达的今天已经不再算得上是隔绝了，但维系我们的只能是信件、电话和e-mail。

天真如我，一直以为只要坚守心中的一份纯情，一份真爱，就能坚持四年；现实如他——他一向想问题比我现实，已经开始慢慢地悄悄地不露声色地从我生命中退出。

天真如我，笑言距离是一种美，笑言这是对我俩的一种考验；现实如他，冷冷地问我如果通信的话，来回要多少天。

天真如我，不断地给他发e-mail，天天打开邮箱希望能收到他的信；现实如他，常常告知我他工作忙心情烦躁，并每每暗示连上网时间也没有。

天真如我，一回到家就马上给他拨电话，想弥补我俩之间由于长时间分开而产生的隔阂，可是现实终归是现实，我们都已经有了太多太多的改变，双方身上都发生了太多太多的事，而这些又不是我们平日通过e-mail能告知对方的。

给我当头一击的是他的一个回答。我问他，“如果再次遇上一个很久不见的好朋友，你会和他说什么”，他冷冷地说：“已经无话可说了，因为这些年来发生的事情他都不知道，而再向他复述一遍又是毫无必要的。没有谁永远是谁的好朋友，如果他们隔得太远……”

这是对我说的吗？泪水已经在眼眶里打转，但我紧咬嘴唇，努力地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我又走了，离开了家，回到北京；再次坐在电脑前，我已经不再天真如初了，我已经明白，冷冷的网络无论如何也不能战胜空间的距离，虽然它传递信息的速度已快得惊人；而天各一方的我也无论如何比不上你身边的朋友。

我知道，我该走了，但我实在不舍得你。



终于到了这一天，你给我发来一封信，信中告知我你的一位亲人出事了，你万分失落，不断地责怪自己。你说今后你可能不会上网了，你让我好好保重，在遥远的北京。

当时我终于彻底地明白了你的现实是正确的！我，本应在你身边陪伴你，安慰你，给你支持和鼓励，但我却无法这样做，甚至于想进一步了解你的心思也是那么的难。对于你，我只不过是名义上的女朋友，但丝毫职责我都没有尽过，也无法



很少听摇滚，只知道北京好像有一个叫零点的乐队，唱过一首《你到底爱不爱我》的歌。这首歌自然是极熟的，但从没有用心的听过。直到后来，才明白，无论哪一首歌，不管它的好与坏，大概背后都有一个故事吧。那个时候只知道在没有与他摊牌前，天天惨兮兮地挂着黑眼圈，套在一件绿巴巴的衣服里，拖着一大帮姐妹泡在卡拉ok房里。处女座，的确是一个闷骚型的。

那时候唱纯粹是为了开心。因为爱的简单，反而没有把每首歌都往他身上套过去。只是每次唱歌时，这首歌都是保留节目。当一个好姐妹死命地憋足气在那里狂吼“你到底爱不爱我，爱不爱我”时，我都会从笑作一团的花枝乱颤丛里抢过麦克，底气十足地怪叫“爱，爱死你！”感觉就跟一个救了场的英雄一样得意。

然后，就是来到了北京。现在想起来倒有一半是自己像八角鱼一样地粘了上去。他没有亲口说过我爱你，也没有说过要我做他的女朋友，然而，我却成了他的女朋友。其实我是一个很难缠的人，要面子又要爱情。因为喜欢看帅哥的缘故，他自然很帅，但是因为爱得太盲目，我却从没有想过距离和沟通的问题。其实心太软那首傻歌唱得还挺对了，相爱的理由很简单，相处的时候又太难，彼此用锐利的锥子一



点点刺着对方

的心。一直以为

王子和公主住在了城
堡里，他们在一起，于

就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谁

知道，谈了恋爱以后，人会变得如此地敏感和多

心。若他要是在北京，其实事情也就好办得

多，最多不过是像以前那样哭哭闹闹，什么都解决掉了，然而现在，只能自己怄自己，反反复复地折磨那颗可怜

尽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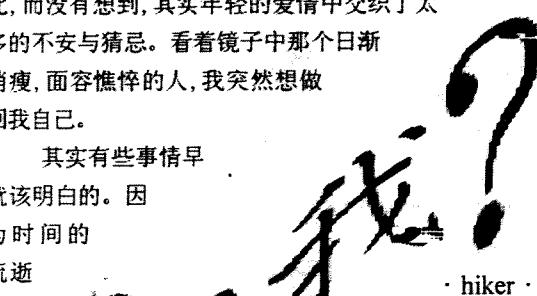
我明白了，你需要的不是一个有名无实的远在北京的女朋友，即使我们在一起会相处得很愉快；你需要的是一个能伴你左右，随时安抚你心灵的人，那不是我！

读懂了距离的残酷，我已经决意从你生命中退出，只是衷心希望有人早日替代我的位置，做你真正的女朋友。只是偶尔还会想知道，你还好吗？我曾经心爱的人！

的心。

有一天，在白云黄鹤上看到了一篇帖子，它说，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面前，而你不知道我爱你；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面前，你不知道我爱你，而是相爱的人，不能在一起。我以为一切言尽于此，而没有想到，其实年轻的爱情中交织了太多的不安与猜忌。看着镜子中那个日渐消瘦，面容憔悴的人，我突然想做回我自己。

其实有些事情早
就该明白的。因
为时间的
流逝



和空

间的距

离，当初的爱已

经不再停在那里。其

实还是舍不得的。要不

然，就不会又打开了OICQ，坐在

了这里。突然有歌放了出来。摇滚的歌

果然有着不同的冲击力，心里那始终不愿去想

的某一部分在此刻变得不可救药地明晰。很久以

前，听过一个传说，原来世界上的人都是一体的，因为他们得罪了上帝，所以被分开，被迫在茫茫人海中寻找着另一半的自己。我记得当时跟他说这个故事时，他的眼睛就像陨落在忘川河里的星星。只是事到如今，所留着的只是一些残缺的回忆和越来越远的心。

其实我的心里一直也有如那首歌唱的那样，是很想问他：“不要拿虚伪的话将我糊弄，你到底爱不爱我，我不知该说些什么，你到底爱不爱我，爱——不爱我——”爱其实只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字而已，而现在却在震撼里显得重若千金，我习惯性地用尽力气像往昔一样地大叫：“爱，爱死你！”才发现，要听这句话的人，已经不再等在那里。

泪簌簌地掉下来。正如我凄凄惨惨，缠缠绵绵地爱他一样，我也未曾亲口对他说过我爱你。其实，说实话，我爱你。

野蛮人

他钻进宿舍，灌了三瓶啤酒。

他冲进宿舍，砰地一声把门一关，把一切闲杂人等关在外面。

她很惊恐地看着他。

“是他吗？”从他身上，一股酒气扑面而来。

她低着头，半晌，长长的睫毛低垂着。

“是的。”

“我爱你。”他的醉鬼的目光，像犀利的剑一样，刺了过来。

“太迟了。”她轻声地说。

“你知道的，你知道的！”他声音越来越大。

泪光在她眼里闪烁。

“其实，我一直都把你像兄长一样看待的，我真的很佩服你的才华。”

“托辞，全是托辞！”

“真的，你确实是一个很好，很真诚的人。”她开始啜泣。

“口是心非的人！”他的声音已经嘶哑。

她想说，但又什么也说不出。

他踉跄地走近了几步。

“你爱他吗？”

“是的。”声音很轻，但很坚定。

“贱人！”

“啪！”他的手掌停在半空，她嘴唇上是一丝鲜血。

一秒钟的凝固。

她大哭起来，冲了出去。

“为什么，这是为什么……”他喃喃地说，颓然地滑到地上。

他望着窗外，眼前一片迷茫。

文明人

他冲进了她的宿舍，她很惊恐地看着他。

“是他吗？”他压低了嗓子。

她低着头，半晌，长长的睫毛低垂着。

“是的。”

一阵沉默。

“我爱你。”他忧郁的眼神，像火焰一样。



· CD ·

“我其实很高兴你能这么对我。”

“真的，你确实是一个很好，很真诚的人。”她开始啜泣。

“我觉得有你这么一个人理解我，关心我，已经很幸福了。”他深情地望着她。

她说，但又什么也说不出。

他轻轻地走近她。

“你爱他吗？”

“是的。”声音很轻，但很坚定。

“我真心地祝福你们。”他嘴角甚至带着一丝微笑。

她哭了。他走了出去。

他想起他刚对她说的话时，几乎要呕吐。

他钻进宿舍，灌了三瓶啤酒。

他“砰”地一声把门一关，把一切闲杂人等关在外面。

他一摇三晃地走向墙壁，一阵酒气透了出来。

惨笑，“我爱你。”

“你知道的，你知道的。”他醉醺醺地，声音越来越大。

“托辞，全是托辞。”

他又惨笑了一下，顿了一下。

“口是心非的人！”歇斯底里地狂叫了一通，他还是不爽。

“贱人！”他通红的双眼，射出了野蛮人独有的凶光。

“啪”，他的拳头粘在了冰冷的墙上，渗出了一丝鲜血。

一秒钟的凝固，他莫名其妙地看着流血的手。

“为什么，这是为什么……”他喃喃地说，颓然地滑到地上。

他望着窗外，眼前一片迷茫。

能量守恒定律(中学课本)

能量既不会创生，也不会消失，只能从一种能转化为另一种能，或从一个物体转移到另一个物体。



许多欧洲人把中国人看作是野蛮人的另一个原因，大概是在于中国人竟敢把他们的天文学家——这在我们有高度教养的西方人眼中是种最没有用的小人——放在部长和国务卿一级的职位上。这该是多么可怕的野蛮人啊！

——弗兰茨·屈纳特
(维也纳, 1888年)

上面这段话曾经被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加以引用。李约瑟或者屈纳特先生的意思，似乎是想表明中国人对科学非常重视。不过，如果他们真是这样想，那就错了。中国古代之所以给天文学家很高的待遇，并不是由于什么“尊重科学”的原因，而是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古人相信“天人合一”，认为人间若是要有任何异动，必然会在天象上反映出来。这样一来，能够预言天象的天文学家或者说数学家，就自然在某种程度上被看作是先知。另外历法的制订对于农业也有重要的意义。注意到这些因素，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古代会让天文学家或者数学家位列于朝堂之上了。

《太平广记》里就记载有这样一位朝堂上的数学家的故事：“唐太史李淳风校新历，太阳合朔，当蚀既，子占不吉。太宗不悦曰：‘日或不食，卿将何以自处？’曰：‘如有不蚀，臣请死之。’及朝，帝候于庭，谓淳风曰：‘吾放汝与妻子别之。’对曰：‘尚早。’刻日指影于壁，至此则蚀。如言而食，不差毫发。”

好一个料事如神的李太史！连天象都能预测得“不差毫发”，那算起人事来岂有不准的道理？所以《旧唐书·李

淳风》称他“每占候吉凶，合若符契”。当时的人怀疑他不是正常的占卜，而是“别有役使”。这要是现在，至少办他一个邪教。不过那时的人却将其奉若神明。李淳风还和当时有名的相面先生袁天罡(纲)交好，相传《推背图》就是他们二人所著。如果你仔细翻一下《西游记》，还会发现李袁二人在书中都有提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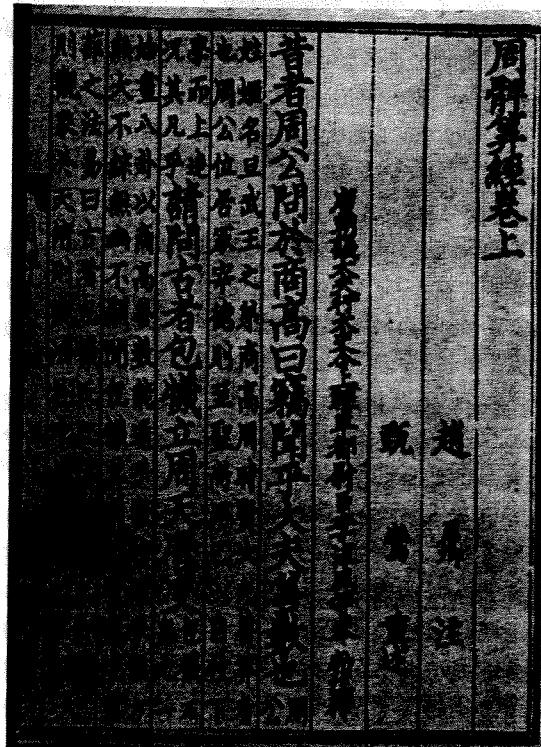
据说在唐初流传着这样一句谶语：“唐三世之后，则女主武王代有天下。”《旧唐书》里花了很大一段篇幅讲述唐太宗密召李淳风入宫，询问此谶语。李淳风答道：“臣据象推算，其兆已成。然其人已生，在陛下宫内，从今不逾三十年，当有天下，诛杀唐氏子孙尽。”并且告诉太宗应该采取的对策。《隋唐演义》等书照搬了这一段话，而且说得更加活灵活现，仿佛亲见。

正史里言之凿凿的记载，野史中添枝加叶的描述，给李淳风其人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其实历史上的李淳风是一位造诣深厚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他生于602年，卒于670年，为岐州雍人。贞观初年，李淳风上书太宗，指出现行历法中的许多错误，太宗大悦。二十来岁的李淳风授将仕郎、直太史局，一下子便飞黄腾达了。他又上书论述制造浑天黄道仪，“太宗异其说，因令造之，至贞观七年造成。……太宗称善，置其仪于凝晖阁，加授承务郎。”后来他便是太常博士、太史丞、太史令一路做上去，又以修国史功封昌乐县男。

李淳风著述颇丰，有《历象志》、《法象志》、《乙巳占》，《晋书》、《隋书》上的天文律历和五行志也是他写的。他编有“乙巳元历”、“麟德历”，其中“麟德历”共行用63年。贞观二十二年，他与国子监算学博士梁述、太学助教王真儒等奉诏编定、注释十部古代数学典籍，即《周髀算经》、《九章算术》、《孙子算经》、《五曹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海岛算经》、《五经算术》、《缀术》、《缉古算经》，后世合称“算经十书”。

唐代国子监设有算学馆，设博士二人，助教一人，学生三十人，学制七年。按照好些学问见识远胜于我的先生们的看法，北京大学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太学和国子监。这样说来，唐代的国子监算学馆就应该是北京大学数学科学院的前身了。“算经十书”编成后，高宗下令国子监算学馆行用。所以“算经十书”该是我国最早的官方认定的数学教科书。

“算经十书”的第一本是《周髀算经》，《周髀算经》的第一句话是：“昔者周公问于商高曰：‘窃闻乎大夫善数也。……’”中国古代的注释学特别发达，圣人说的一句话可以用一本书来解释。我们今天看到的《周髀算经》版本中对这句话的注释是赵爽作的，虽然还没到一本书的程度，但也够长的了：“周公，姓姬名旦，武王之弟。商高，周时贤大夫，善算者也。周公位居冢宰，德则至圣，尚卑己以自牧，下学而上达，况其凡乎？”看来，即使是古代的学术著作，也一样要时



时、事事、处处宣扬国家的正统学说，代圣人立言。

李约瑟博士毕生都致力于研究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从李淳风的一些经历中，我们或许能够找到这个问题的一个解答。作为对比，我们先看看西方的欧几里得，关于他，有两个广为人知的小故事。一个故事说托勒密王朝的国王曾问欧几里得，除了《原本》之外，有没有其他学习几何的捷径。欧几里得答道：“陛下，几何学中没有专门为国王铺设的大道。”另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学生才开始学第一个命题，就问学了几何学有什么好处。欧几里得对仆人说：“给这位先生三个钱币，因为他想在学习中获得实利。”可以说，欧几里得不仅为科学研究确立了逻辑推理的典范，而且他也代表着科学的精神：科学并不是也不应该是为政治、经济、宗教或者其它什么东西服务的。科学的发展虽

然也会受到一些功利因素的驱动，但它真正的强大而又持久的动力却是非功利性的，是来自它自身的矛盾，是源于人类对未知事物的好奇心，是那种锲而不舍的探索精神。只有在这种科学精神的土壤里，才能培育出欧几里得、阿基米德、伽利略、牛顿、高斯、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巨人，才能产生近现代的科学。

遗憾的是，这种科学精神并没有在中国古代树立起来。屈纳特先生大可不必羡慕中国天文学家的境遇，因为一位科学家需要的不是优厚的政治待遇，而是独立人格和客观公正的立场。就拿李淳风预报日食这件事来说，他自然是艺高人胆大，唐太宗也足够开明。但若是换一个平庸一些的数学家，或者一个专横一些的帝王，结果又会怎样呢？好家伙！万一算筹摆错一根，脑袋就搬家了！就算你算对了，也照样会惹皇上不高兴。哈雷在计算彗星轨道时，可没有这种顾虑。

在古代中国这样的专制政体下，有几个科学家敢于像欧几里得那样，拒绝统治者的非理性要求呢？又有几个科学家能像古希腊的先哲那样，超然于统治集团的需要之外，专门去研究那些“毫无用处”的学问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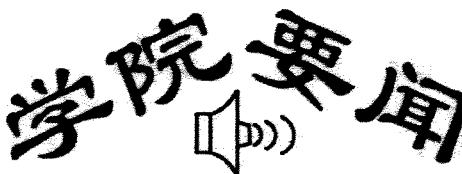
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要么被当作雕虫小技，要么被当作巫术异法，总之都是圣人不屑于去研究的东西。而科学家也多半是从实用观点出发，把科学当作治国平天下的一种工具。像“算经十书”中解决的多是实用问题，很少进行理论探讨。至于国子监算学馆里我们那些先辈们，他们进入算学馆的目的可跟我们大不一样。“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做官，（至少大多数是这样，）进入算学馆也是为了做官，而不是研究科学。所以唐朝的算学馆根本没培养出什么数学大家，有唐一代的数学也殊不足道。“算经十书”里有祖冲之父子所著的《缀术》，后来说因为太过艰深，老师、学生都看不懂，竟致失传。其实算学馆里不乏才智卓越之士，若是真肯下苦功，又怎会看不懂？唐朝国力如此强盛，作为最高学府的专职研究人员，总不该以“资金、设备不到位”来推脱吧！



3月11日下午，在理科楼1114进行了学生会主席团换届选举。周臻（98金融）、吴思思（99金融）、杨光（99概率）三位同学当选为新一届学生会主席团成员，周臻当选为学生会主席。

2001年国际科学与工程计算研讨会于3月19日至23日在北京大学举行。科学与工程计算系主任张平文教授担任此次会议的组委会主席。

北京大学、台湾大学新世纪数学研究与教学研讨会于



2001年4月2日至4月5日在北京大学举行。

为了配合北京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结合学校目前正在进行的教师的师德建设，数学学院学生工作组、团委和学生会联合开展了学生修身教育。

2001年数学文化周开幕式于5月19日晚在交流中心大厅隆重举行。许智宏、张继平、周毓麟、石钟慈、张恭庆、李未、文兰等领导及来宾出席。开幕式后李未院士作了题为《知识发现的逻辑基础》的首场报告。

月圆

《胭脂扣》的故事很简单，一个有钱人家的少爷爱上了一个风尘女子，由于家庭的阻力，两人一同殉情，并相约走过黄泉，于若干年后的某月某日在老地方相见。

我不相信鬼魂，也不喜欢看有关于鬼魂的电影。看《胭脂扣》一开始总觉得梅艳芳演的女鬼奇奇怪怪的，偏执得很。直到片子的最后当女鬼如花终于找到发誓和她共赴黄泉、永不分离的却事实上活

在人间的十二少，她慢慢地解下定情物，放在十二少的手中：“我等了52年，现在不等了。”转身而去。刹那间读懂了一个女人的痴情。如花绝非一定要十二少死或者什么动听的承诺，她需要的誓言只是一份对爱的执著和信任，一种在茫茫的飘浮人世需求一种心灵的安定感，是这份信念和安定感才让她熬过漫漫岁月，走过黄泉来与十二少重逢——实现生前的约定。十二少的死的谎言不仅是对如花的一种背叛，更重要的是它撕裂了支撑了如花几十年的那个信念。我们时常会问人活着为了什么，对如花而言，就是为了一个爱的信念。这个固守的信念破灭的时候，如花的生命才真正的了结了，人的、鬼的，之后的一切都不重要了，于是如花毅然地走了。等待是一种深情，放手又何尝不是？绝望在放手的刹那变成了一种平和与一个痴情女子的洒脱：这种平静的气魄让我久久的震撼。人世间的情有如此的，多是女子。她们对于感情的依赖和期望是绝对和完美主义的。男儿们大概会担心儿女情长了，就会英雄气短，而女儿们就是天生为爱而活的，所以她们对于真正钟情的男子的付出是无私和毫无保留的，但是当她们寄予了所有情感的男子背叛了这份感情的时候，女子的绝望与其说是对这个男人的绝望，毋宁说是对于自己生命的一种绝望，不哭不闹不仅是一种坚强。在心无所牵，情无所挂的时候，洒脱不难。在这样痴情而坚毅的女子面前，十二少是那样的怯懦与无能，很多男子也都会汗颜的。

当然这样的女子是古典意义上的。就像影片中演现代记者的万梓良的女友问他：你会为我而死吗？万梓良想了一想以后，诚实的回答：不会。是啊，在现实社会的游戏规则里，感情的浓度早已被繁杂和躁动稀释得只剩下当时的快乐和淡淡的幸福，现代人有太多忙碌的事情，不得不做的事情，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承载太重的爱情。轻松愉快的爱情故事教会我们洒脱、克制，我们不可能偏执，也没有机会任性。于是，万梓良的女友好嫉妒如花——她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她可以那么坚贞，那么高贵——而让我们都觉得自己渺小，软弱和无力，在现实面前变得温顺无比。突然间，我觉得需要同情的不是如花，而是我们。

看着画面中依然美丽的如花和苍老、肮脏、孤独而残喘余生的十二少，想到了罗密·斯乃德和阿兰德龙，在人们的叹息声中早逝的罗密留给我们的永远是希茜公主那张灿烂的青春笑脸，而那个曾经风流倜傥的阿兰却在人们的注视中慢慢的变得臃肿而老朽，丑陋不堪。于是觉得死亡并不是最可怕的，因为定格的永远是最美的容颜，而眼睁睁看着岁月一点点的吞噬曾经最让你骄傲的东西，那是一种何等的残忍。于是觉得也许如花和罗密与十二少和阿兰相比，才是真正幸福的。也许这就是上苍对她们的恩赐和对负心的情人的惩罚吧。

扣口

· 盐水湖 ·



笑一笑



闲说

法语

爱情片

·停·时·

我不是一个经常看录像的人，但是每逢知道图书馆放映法语的爱情片都一定会去看，比如《跟我说爱我》、《芳芳》、《初吻》的第一集和第二集。如果不考虑纯粹的艺术电影，爱情片还是法国人拍得好，那种“郎似桐花，妾似桐花凤”的意境；是我最喜欢的。我一向受不了余光中郑愁予的情诗，徒有字面之“修能”，不见心灵之“内美”。法语的爱情片，正如前人称赞北宋词：“其妙处不在豪快而在高健，不在艳冶而在幽咽。豪快可以气取，艳冶可以言工，高健幽咽，则关乎神理，难可强也。”我已经过了“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年代，看这些影片如读《庄子》，自谓谈情说爱，亦可见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孟子曾说“舜由仁义行，非行仁义”，我觉得苏菲·玛索高人之处，就在于她是“由女性气质演，非演女性气质”：就像张爱玲和萧红是“由才情写，非写才情”，在我看来远高于林徽因这样的“才女”。法语文化之钟灵毓秀，实在是得天独厚。我在一本政论著作中读到一段话，恰可移来阐说这种“灵”与“秀”——

当今资讯时代，不是“敌我问题”，而是“水平问题”，“敌我问题”蕴涵在“水平问题”之中。而且，不是“内容问题”，而是“作风问题”，“内容问题”蕴涵于“作风问题”。

神圣、价值、意义、权威、信任、亲密……的生命周期越来越短，越来越需要不断灌注新的生命力。“真实”并不存在，只是相对存在；而且不是“真实甲”和“真实乙”之间的相对存在，而是“真实甲”与“感应者”之间的相对存在，也是“真实甲”与“时空”之间的相对存在。其实，感应者（不是“人”，因为有些人并不是感应者）、时空之间不断在交相互动与流转。事态即时矛盾对撞又即时矛盾统一。“唯能者居之”。

高智能者抓住刹那真实，无分而又包含“内容”与“作风”的真实；再加以界定，界定真实，界定自我，界定对手，便取得主动力量。“敌我”与“水平”互为一体。（香港学者洪清田《港台大陆的乾旋坤转》）

我看法语片，很佩服片中的情场中人，法语片里的情场和他处不同，“天光云影，摇荡绿波”；几位女主角情海颠簸，就像前人评南宋词人吴梦窗的词：“梦窗每于空际转身，非具大神力不能”。察其性情，又能不为外表芬悱明艳所掩，自有郁勃生气。其之所以如此，所谓“恃聪明，尤恃魄力”，“莫不有沉挚之思，浩瀚之气，挟之以流转”，而“其中所存者厚”——此所谓“厚”，忠厚也，唯忠厚始能缠绵，否则易成凉薄。几位男主角也不错。

法国人据说把爱情当作形而上的追问，故其爱情片精妙如此。至少《芳芳》是不留痕迹地借用了法国精神分析学家拉康的镜像理论。中国人在这方面也有自己的终极关怀，清儒俞曲园词曰：“闲中检点闲功课，死是仙心，活是禅心，一样工夫两样心”。不过在我看来，今日受西方文化陶冶不深的女士，常憾灵秀不足，语言无味。还是多看法语片罢！



信息的兄弟们 0.01β版

• S.Crazy •

在遥远的暗空间里,某行星的一个点上,存在着一所暗之北大。我们在过春节的时候,他们却已开始上课,那里也有一群信息系的兄弟们,不过,那是暗空间里的事情,你可千万不要对号入座哟。

讲课的照例是伟大的暗之张老师:

“刚才我们已经一起简单地学习了操作系统所用到的编程知识。我认为,这门课程最重要的就是实践。所以,我将给大家留一道作业题来练习一下。题目:试用所学过的编程语言知识,编程实现仿WIN2000界面。请同学们在下次课之前将作业交到我的办公室——暗之理科1号楼1xxx房间。好了,下课。”

教室里已经有人叫苦不迭了,准备联合起来抵制这一impossible mission。但大多数人则是揉揉惺忪睡眼,勉力从桌上爬起来,把作业记在记事本上,然后继续见周公去也。

几天后,暗之张老师竟然真的收到了大多数学生的作业。

第一份,作业介质为自刻录光盘,上书“仿WIN2000界面程序——光盘启动版”,其后两行小字:“版权所有——Phoenix Studio,如有问题请拨打技术支持电话——6276xxxx”。将光盘放入光驱,重新启动后,程序自动运行。屏幕显示:模块一:启动准备工作——包括检测硬件(主板、显卡、内存……)、初始化系统参数、个人设置检测和载入。……模块二:主程序读入内存,仿WIN2000界面开始运行。……模块三:各种用户操作的实现。……模块四:关闭程序并退出。……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我——Phoenix认为,程序最重要的是思想和算法,具体实现并不重要,因此我并没有在这里给出程序的具体代码实现,关于程序实现部分我将之留到“仿WIN2000界面程序2000版”再给出,请注意:“仿WIN2000界面程序2000版”将使用LINUX操作系统,请提前做好准备。谢谢您的使用!再见。

心桥第20期

暗之张老师摇了摇头,又拿起第二份作业,乃是一张商业发行版光盘,上面附有一张纸条,写着:本作业由Miko与FPE2000共同完成,界面模仿基本完成,唯一的小BUG是:程序本身总是认为自己是WIN95操作系统……暗之张老师运行程序,屏幕上出现了那熟悉的蓝天白云,并写有——Microsoft Windows95正在启动,请稍候。……

第三份作业来自“流质”同学,必须从某网址下载,拷贝到C盘重起之后,出现对话框——即将

运行仿WIN2000界面程序,您准备好了吗?(请按“确认”或“取消”键)。点击“确认”后,出现对话框——本程序目前还处于测试阶段,您真的要运行本程序吗?(请按“确认”或“取消”键)。再次点“确认”后,出现对话框——本程序有10%的概率与您的机器发生冲突,即使这样您仍要运行吗?(请按“确认”或“取消”键)。又点“确认”后,出现对话框——看来您的意志还真够坚决的,但还是再考虑一下吧,(请按“确认”或“取消”键)。点击“确认”,您已经点了四下鼠标了,手指不累吗?(请按“确认”或“取消”键)……

真是#@!~*&(\$!

第四份作业仅仅使用了一张软盘,是S.Crazy的作业,该作业完美地模拟了WIN2000自检部分的界面,但接着,屏幕上出现了一行字:我已经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来完成这份作业,并希望能把它做得完美,但是由于技术水平和客观条件的限制,作业仅仅做到这里而没有完成,我希望今后能有机会完成它,使之成为一份完美的作业……

最后,是一位叫Bill Gates的同学得到了最高分,他将自己的作业命名为“WIN2001”,该作业完美地完成了对WIN2000界面的模拟工作,但是,此程序运行所需的最低配置为P7100GHz20G内存2T硬盘空间。……

三顾校医

· 雨木 ·

古人有“三顾茅庐”，乃有卧龙出山，三分天下。以今人观之，大至治国安邦，小至身体发肤，凡事皆需重而视之，不可轻言放弃。要以锲而不舍之态度研究每一事物的深层本质，切不可被其表面现象所蒙蔽，以防挂一漏万，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尤以生病为先。身体，乃革命之第一本钱，为使本钱在时间 $t \rightarrow 0$ 时康复指标达极值，光顾校医院次数亦多多益善也。然，去校医院于生病一事而言只是一极点，至于康复概率在此点为极大或极小值，就看诸位于此道实战经验如何了。在此某仅以自身对校医院的“三顾”为参考系数，仅供比较。此之例可否推而广之，得出对校医院的一般评价，也听由各位仁者智者的高见了。

一顾黯然。

一日，某忽感不适，头重而脚轻，心知已遭流感暗算，故径奔校医院。推门一看，嗬，人头攒动，有钱塘江观潮之势。某花20分钟排队挂号，再花20分钟让病历本也排上队，并获知才看到70号，离某的245号相差甚远，遂立于一旁等待。听得身旁一教授模样的中年人感慨：“每次来校医院都要花一整个半天……”旁边一鬓发苍然的长者接上话茬：“可不，有一次我本来是诊治轻微的感冒，可轮到我时，一量体温，都39度了！”一时谈起“等”史，二人所见略同，颇有共鸣，当下便结为“等”友，开创又一交友途径的先河。

某正思忖如何方避如此下场，耳听得时钟敲过五下，一医师应声而出，看来已收拾妥当，作离开状。一患者紧跟其后：“医生，您刚给我看到一半，药还没开呢，啊怎能说走就走呢？”那医师面无表情：“找值班医生去！我只知道我自己的下班时间是五点整！”说罢，施展起凌波微步，瞬间不见人影。某一看，四个主治医师面前的病例本已一并推在值班医生桌上，蜿蜒如红军长征队伍——见首不见尾。某略心寒，心想“等死事小，饿死事大”，决意放弃等待，遂吃饭去也。



待晚上从图书馆自习出来时，已是繁星满

天。见校医院还未关门，某报一丝希望，直奔值班医生桌前，试探地问：“医生，可否把已叫过的号码再叫一遍？我下午有事先走了。”此医师倒不似先前那个，性子甚好，一面慢吞吞翻看桌上厚厚一摞病历本，一面问：“你是几号？”“245号。”“245号……不急不急，这才刚看到199号呢！”

二顾哑然。

某牙痛不能自持，不得不求助于校医院。这次吸取经验教训，早7:30便于“挂号”窗前等候。好不容易得一“2”号，无需多等。进得诊室，医生草草面视一番患处，便果断下令：“先出去拍个片子吧！”某大惊失色，未曾料区区一牙，竟至动此干戈，心下惊疑未定，脚下更不敢滞怠，匆匆拍了片来。医生持片左看右看，眉头紧蹙。某察言观色，正担心此牙被判死刑之际，只听医生宣判：“此片拍得太白，看不清，再拍一张吧！”于是乎可怜的病牙再度遭受X光摧残。医生持第二次的满意片作沉思状，似遇重大难题：“这牙……长的方向不好。”

“哦，那是小时遗留下来的问题。与牙痛没什么关系吧？”

“没有……可怎么两颗牙中间有一洞呢？”

“医生，那是一颗牙。因洞蛀得太大，补牙医生不得已把它劈作两半而已。”

“哦！可为什么牙表无损，补过之处也完好，你却有胀痛感呢？”

“医生，会不会是因为补过之处内部受损，牙根发炎而化脓呢？”

“对呀！”医生恍然大悟，于病历一栏记：“左下7，有补牙痕迹。补处发炎、化脓。宜保守治疗。建议先服止痛片、消炎片，无需手术。”

那颗牙，于第二天在口腔医院钻开、清洗、上药，一周后补好。

三顾恍然。

起床时，某忽感肚痛，疑是昨日饭后受了风寒。想起三、四节还有体育课，不能落下，只得先跑一趟校医院，开些药片以暂缓痛楚。

此次接待某的是一慈眉善目、颇似观音大士的女大夫。见某手捧肚腹，呻吟不绝，遂露司空见惯之状，自信地问道：“腹痛脚酸、头晕乏力是不是？”“起床时突然发作，多半由昨日偶感风寒引起是不是？”“今天正好有体育课，你却疲软懒动是不是？”某连连点头，心想此观音果医术精湛且神机妙算，只一“望”便非但把病情、病因分析得头头是道，连某有体育课都能未卜先知，连“闻、问、切”都省下了。敬佩之余，正待开口求药，只听观音摇头笑道：“我就知道嘛，又是来开假条逃体育课的，是不是？”“……”

待某终于解释清楚，说明只欲开药不要假条时，观音大

笔一挥，写下两种药的名字、用法与用量，想了一想，似觉不妥，又将第一种划去，并把第二种的用量减至 $1/2$ ，并一再殷殷叮嘱：“两种药还是不要混用的好……你现在还年轻，服药量不要太，免得以后依赖药性。药方上虽写一次二粒，你吃一粒足矣。”某临出门，观音一再挥手：“下次再来啊！”一脸“欢迎光临”的甜笑。

某感激涕零，想此观音实是处处替病人着想，校医院多有几个此等观音岂不甚好！至取药处记起自己乃公费医

疗，方悟观音阿姨一片良苦用心：服药量小=延长开药时间=少从医院取药=……=校医院又节省一笔开支。某一时感慨万千。想这开源节流一事实应从小处做起，从点滴做起，从每一位患者做起，积少成多实属不易。想此观音实是处处为校医院着想，校医院多有几个此等观音岂不妙哉！

故校医院宜多多“顾”也，即令不能治病也可“近朱者赤”，修得守时、耐心、谦逊、勤俭……诸多美德，岂不妙哉！



· 韩 ·

沈：

昨晚和今天凌晨我和同学出去玩了。今天想给你写信，又……于是寄了一篇刚写的文章来。你能看到，我就很满足了，不过别笑我水平太差呦。北大未名湖那么漂亮，你为什么不写点儿什么呢？

对了，既然是写一个气球，就现取名为“飘”吧！

一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男子，正在夜色中缓缓走向武汉大学的校门。很奇怪，他今天走得很慢。他手插在口袋里，手里却牵了一个由白线系着的、粉红色的气球——确切的说是两个气球，一个大的套着一个小的。慢慢地，他到了正门口，站住了。他看了看四周，无人。他的前面是一个花坛，花开正艳。再前面则是一个高大的、仿古式的招牌，上书“国立武汉大学”几个字。旁边的探照灯开着，发出的淡紫色的光洒向那几个大字。还有余光洒在深蓝的天幕上。

他站了一小会儿，轻叹一声，又原地转了一圈，口袋里的手一松。那气球先是摇晃了几下，便安然接受了一切，悠然飘向天空，忽然又打了个旋儿，象是告别。不一会儿，气球消失在茫茫夜色里。那人没动，只是仰视，直到气球不见了。隐约远处有女人的呼叫声传来。他笑一笑，跑向远处等待他的人群。

.....

那个气球就是我。元旦零时的时候，我还和我的同伴一起，被握在路边的一个小贩手里。后来，那个人选中了我，再后来，我自由了。

我自由了，我终于被解脱了束缚，飞向天空了！那可是我梦寐以求的事啊！终于实现了。

开始，我还不大习惯解脱束缚呢，老摇晃。不过我也不想快走，我还想多看一下曾经的主人呢。后来当我再也看不清他的时候，我才义无反顾地向远方飘去。

他没对我说什么，但我会猜哩。他大概是在说他要我只

是偶然，他只是见我在风中瑟瑟发抖才要我的；他说他不可能将我们全要了；他说这是他买的新千年礼物，并不单为自己的；他说我要带着他的寄托与祝愿飘向远方……

他怎么能让小小的我、轻轻的我承载这么多呢？我不过是一个柔弱的气球，随风来，随风去，他不怕我会累，我会垮？不过我自己却答应了他，谁叫我当时已选择了飘向远方呢？我选择了自由，注定要这样的。谁又见过纯粹的自由呢？唉，我还是继续飞吧。

我越飞越高，越飘越远。地上的东西愈来愈小，我也离出发点越来越远。人啊，你能有我这般逍遥与自在吗？我不禁有一点得意。

渐渐地，我到了一个地方，那里看不见灯火星星，只能感觉到周围的空气与一个活生生的我。我渐渐感觉到冷了，冷得我只得蜷缩着身子。哦，这也是我必须经受的吗？这儿真的比我的出发地冷很多？大概是吧。可是当我在夜风中发抖时，有那么多同伴在，我却觉得冷。真的是“高处不胜寒”？我变脆弱了？

我决定不想冷与热了，挺着吧，天亮就好了。我倒想起我的同伴来了。它们中决计有很多还在小贩手里，迎风而抖。有的大概被人买走，说不定被安放在一个温暖的家里；也说不准有的会突然临风而爆，了结一生；也说不准有的会被故意弄爆，弃尸于地……我呢？我既然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就不后悔，就算我会因受不住寒冷、炎热凌空而爆，就算我可能会因筋疲力竭而坠于山野，就算会受狂风、暴雨袭击而亡，我都无悔。我有我的使命，我有我的性格……

我就这样在空中不停运动着。我不知道我最初从何处来，亦不知我将终结于何处。是的，我会经历痛苦，但与快乐相比，它又算什么？我会孤独，那又怎样？自己的选择，后悔又怎样？

我思虑着。我有些感激那个给我自由，给我寄托的人。但又有些可怜他，又可怜自己。他为何要我承载他的重托呢？可能他正像我一样吧！自己呢？究竟要飘向何方？我最后的命运是什么？

我只有飘下去，止于我倒下的一刻。

凌晨一时左右我放飞一只气球，为此而作。

编者按：

出国是人人都谈论的话题，但恐怕很少有人仔细想过出国后会遇到的问题。本期就配发两篇这方面的文章，以飨读者。

走遍 硅谷

· 哈巴猫 ·

——“这里即使不是天堂，也是天堂的地下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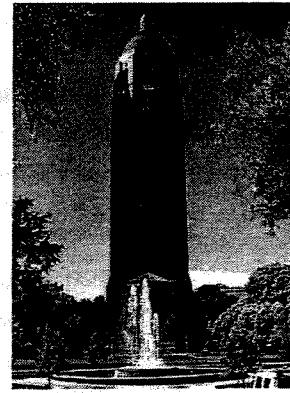
“看到陆地了！”同伴兴奋的声音把我从梦中惊醒。推开舷窗，不知何时一片绿色的大陆已经隔开了海洋和天空，我们就要飞抵美国了。越过海岸是起伏的山脉，地势平缓的地方建着几座小城。城里没有高大的建筑，倒像是乡间的小镇。几条宽阔的高速公路依山而建，把这些小镇连接起来。道路两旁是大片大片青翠的树木，透过树荫可以隐约看到山上的几处房子。沿着高速公路飞向前去，很快又看到了海岸，海岸线在下方交汇，围成一个港湾。几座大桥飞跨两岸，周围是一座气势恢弘的城市：直升飞机在摩天大楼的上方盘旋，小船在水面上张起了风帆。这时飞机开始下降，机上传来广播，我们即将在旧金山降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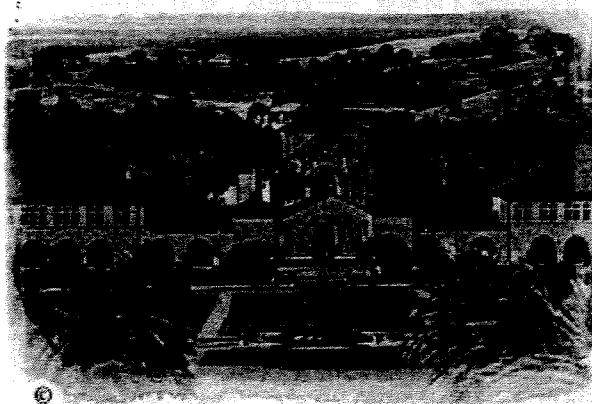
下了飞机正是当天的下午，来接我们的是一个叫 Bob 的美国人。根据国际学生中心的安排，我将和另一个同行的中国同学在他家里度过周末。Bob 开一辆棕色的本田，车子不大，但跑起来十分流畅。公路两旁是平缓的山坡，没有什么建筑，虽然长满了花花草草，但坐在车子里还是可以一直望到远方的地平线。与刚才的大城市相比，仿佛我们已经进入了大自然的怀抱。车子驶进山了，两旁一幢幢精美的房子躲在篱笆墙的后面。我们拐进一条小路，开不多远到了尽头，Bob 的房子就在右边的院子里。院子背靠着山坡，这里的山要高些，把所有的喧嚣都挡在外面，围起一处幽静的地方。除了邻居之外很少再有人来，所以主人不在的时候房子也不必上锁。那是一栋平房，看上去像一户农家。里面很宽敞，长长的走廊通到房子的另一头。走廊一边有客厅和卧室，我们住的房间在另一边，是专为客人准备的。屋子里没有空调，因为从来也不需要。山上冬暖夏凉，高大的树木挡住了加州的烈日，空气也没有地面上那么干燥。我们到的时候正是夏天，白天天气正适合在户外活动。早上打开窗子把头天夜里的冷空气放进来，关上窗子以后屋子又慢慢被加热，到了晚上正是适合休息的温度。院子后面有块菜地，Bob 精心挑选了各种蔬菜种在里面，有地瓜、茄子、西红柿、土豆，还有好多我以前从来没见过的东西。因为品种繁多，每个月都有果实长成，所以我们的饭桌上也总有新鲜的蔬菜。头天下午我们在地里分头找吃的，本打算拿回厨房做饭的，结果大家边捡边吃，篮子装满的时候已经吃个半饱了。

第二天我们就急着要去校园看看了。骑自行车沿山路下来，到山下的镇子不过几分钟。街道不宽，但很平整。周围的

建筑以公司居多，通常由草坪与路面隔开，只在路边立一个刻着公司名字的基石。这里极少高层建筑，两三层的楼房已经显得十分高大了。房子都很精致，多数伸展在路旁，占据很大的视角，但丝毫不给人压迫感；刚到这里的时候感觉整个世界都被拉长了。相传硅谷即发源于此。这里最初称为斯坦福研究园，是研究生宿舍区旁边的一片空地。后来斯坦福大学的两个研究生在当时工程院院长的支持下以优惠的价格租下一小块地方创建了惠普公司。公司很快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并带动了学术界与产业界的大力合作。大量注入的资本与先进的技术成果相结合，使这里成为了世界经济发展的龙头。这两位创办者也被人们认为是硅谷的奠基人，他们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方法被当时各公司纷纷效仿，这些事迹现在还陈列在电子工程系的大厅里。骑车到学校的路上就可以看到惠普的总部，只是后来住进学校后再也没有到那边去过，现在只记得那个蓝色的惠普标志从远处看去十分醒目，像是硅谷的一座里程碑。

斯坦福大学占地 8180 英亩（约合 33 平方公里），算上研究生却只有 14,000 名学生，我们一路骑车过来，只看到很少的行人。校园里最高的建筑是胡佛塔，以总统胡佛的名字命名。虽然塔高只有 70 米，但是从学校的各个角落都可以看到，校园里的路很多不是垂直的，新来校园的同学经常通过它来判断方向。研究生大多住在校园东部，其中最大的一个区叫作 Escondido（西班牙语，意为隐藏着的）村，大家叫它 EV。从 EV 向着胡佛塔走，经过塔下面的喷泉之后再有几步就到了学校的中心。向北望去，是校园里最美的风景：一个椭圆形的大草坪在面前展开，像是正对着一片绿色的海洋。草坪上有人在打球、读书，或者干脆趴在地上享受阳光，整个世界都充满了生气。草坪前是一条笔直的大路，通向远方，长长的望不到尽头。大路两旁种着棕榈树，都是人工栽培的，整齐地排成两列，场面十分壮观，这条路也因此被称为棕榈大道。背后是学校的主建筑群，人文科学各系围成一个方庭，数学系在西北的角落。方庭的中心是一座两层楼高的天主教堂，里面高高的屋顶和周围的壁画装饰让人觉得好像来到了圣殿。周末这里会举行婚礼，其他时候则少不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光客拍照留念。这一片方庭连同前面的草坪和棕榈树是整座大学的标志。继续向西走不远，就到了科技区。与主方庭的庄严古朴相比，这里到处充满了现代的气息。几座大型的建筑围起一个广场，广场中心的喷泉与胡佛塔下的那个遥相呼应。两侧最醒目的建筑是计算





机系和电子工程系，很多重大的发明就是在这里诞生的，科技创新是硅谷发展的动力源泉。

以斯坦福大学为中心，现在的硅谷已经扩展到从西海岸的旧金山到内地圣何西之间的一大片区域。旧金山从淘金时代起就是西部重镇，从著名的金门大桥到古老的唐人街，每一处地方都足以讲述一个动人的故事。上一次路过那里正好时间比较宽裕，我们乘车经过了金融街、市政厅、歌剧院，还有街上的各式餐厅、商店、夜总会等等。市民们很热情，旁边一辆敞篷经过我们的车子的时候，上面的几个年青人笑着向我们招手。不过我坐的那辆林肯玻璃是经过特殊处理的，外面看不到里面，也许他们还以为车里的是什么名人吧。总之城里很热闹，街上人很多，不论到多晚周围都是亮堂堂的，吃喝玩乐一应俱全，多数重要的机构在这里都设有分支。这种繁华和喧嚣，与静谧的山间小镇相比，已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在硅谷学习、工作了一周的人们有时会选择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

对硅谷的大多数居民来说，生活是简单而平静的。因为太多人在高科技行业工作，这一带的房价出奇地高。美国经济衰退之前，斯坦福大学附近随便一所房子都要超过百万美元。除了那些公司的总裁、董事们高高的住在山上，可能再有些电影明星，听说以前不少香港的女影星嫁到这里来。那些房子很贵，通常一栋就要上千万美元，除了那些特别富有的人以外，多数家庭都只买得起一栋普通的房子，居住在山间的那些小镇上。通常一对夫妇中一个人工作，另一个照顾孩子，从周一到周五大家都是忙忙碌碌的，即使已经做了十几年的资深工程师们有时也要加班到天黑。不过虽然平时工作很忙，休假的日子里却很少有人上班。周末可以放松一下，带孩子去串串门，或者到购物中心买些东西，顺便打打牙祭。美国假日不少，每年都有几个三天的周末，这时候去处就多了：近处的有海滨度假村、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跑远点可以到洛杉矶去玩迪斯尼，到达赫湖去滑雪，或者干脆到拉斯维加斯试试运气。感恩节或者圣诞节假期长达一周，大家就纷纷出动，跑到欧洲去开阔眼界，或者到亚洲去享受美元的高汇率。当然最开心的还是学生们，长达三个月的暑假，如果不去环球旅行，岂不是荒废了大好时光？

斯坦福大学实行学季制，九月底到下一年的六月中为一个学年，平均分成三个学季。一个学季里多数课程都有期中期末两次考试，一个一学年的课程就有六次大考，对学生而言实在是一个不小的负担。虽然每个学季上课时间只有十周，一年只有三十周在学习，但是课程的难度和数量绝对不亚于国内的大学，而且作业的难度往往要高出许多。因为教授们的工资高，所以一门课每周通常只有两个半小时在上课，剩下的内容只有靠自学。但这些教授可不管学生在课上学了多少东西，而是按照教学计划的进度安排作业。就拿数学来说，很多大定理的证明就放在习题里了，而且连课本上也略过很多细节，这些都要由学生自己补上。想一道题往往要花去两三个小时，而一门课程一周可能留上二十道习题之多，人们说在这里要迎着早晨初升的太阳入睡，有时的确恰如其分。期末所有考试都放在最后一周，平时本就安静的校园就显得死气沉沉了，偶尔看到几个学生也是在路上匆匆地走着。图书馆的自习室和计算中心的机房昼夜灯火通明，大家都挤在里面埋头苦学。虽然有时教员也会跟着忙起来，在考试之前增加几次习题课或者答疑的时间，但是课程已经停止了，事实上这时大家都在专心学习，通常不会再有任何活动。这一周被称为 dead week。

这里学习很艰苦，不过要想放松一下也还是有不少去处。从校园里面说起，国际中心每周都举办不少活动。为了使来自世界各国的学生尽快提高英文水平，附近的居民志愿与这些学生结成伙伴，定期用英文交谈或者邀请这些同学到他们家里去体验生活。天气好的时候中心可能会包一辆公共汽车组织大家到旧金山或者附近的地方去玩，就像小学时候的春游一样，不过费用大家平摊。很多研究生岁数不小，已经成家有小孩了，中心还为留在家里的那一位准备了不少厨艺交流、音乐美术之类的休闲课程，这些就大多免费了。还有每周二晚上在会议室放一场电影，大多是英语国家的影片，不过有英文字幕，大概大家觉得这样能够促进文化交流。不过最吸引人的似乎不是电影本身，而是电影开始之前的免费比萨饼。说到吃，在这里食堂吃饭贵得吓人，即使盒饭一盒也要四块多，稍好一点就六七块钱，快够上外面饭店里的龙虾了。学校里的东西大多比外面贵一倍，这都是被那些每天开着宝马保时捷的本科生抬上去的。好在土地归学校所有，房地产行业里可以搞个计划经济，把校内的房租降到当地平均水平之下，要不然我们这些穷研究生就只好露宿街头了。在很多大学，特别是斯坦福这样的学校，通常本科生毕业就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稍聪明一些的多花一年读个硕士，工作的时候起薪就有七八万了，前几年经济好的时候加上奖金和股票期权什么的一年轻轻松就拿十几万，谁还会劳神费力的花上五年去读博士呢？所以博士生们只好一边看着眼红，一边找些理由安慰自己，比如实验室或者系里提供的免费零食，多少算是一点补偿。不信大家可以到 <http://phd.stanford.edu/> 上自己去看，上面漫画的作者们本身就是博士生呢。

也许是因为在硅谷找工作太容易，或者周围的人太有钱、生活得太好，再或者难以忍受清贫寂寞的生活，不少来自

中国的博士生在读到第二年或者第三年的时候就转专业了。这里最热门的专业当然是计算机。虽然每年计算机系都要毕业数百人，再加上附近的圣何西州立大学和稍远一些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每年能有上千人的产出，但还是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人才需求。很多大公司都不得不放下架子，给毕业生开出极其优厚的条件，有时甚至都不要求计算机专业，只修过几门 Java 和 C++ 的学生都可以上门应聘。于是很多人转学计算机了。转系并不困难，如果有学校的全奖，不管转到哪个系奖学金都会随着人走。即使必须要做助教或者助研，也可以选修其他专业的课程。读到半途的时候申请双学位，多数可以得到批准。即使计算机系申请人多，竞争比较激烈，也可以到容易一些的电子工程系，这两个系的毕业生除了硕士头衔不同，在招聘会上完全等价。况且即使转系不成，就凭着修过几门课的成绩单，都可以找到工作呢！

硅谷工程师虽然很多，也是收入最高的一个阶层，但也有自己的苦衷。现在技术更新换代的速度越来越快，知识也需要不断更新。年纪稍大一点就有些力不从心了。统计表明这里的工资与工作年限只呈很小的正相关。有人说一个工程师在二十岁的时候，是靠自己的本事生活；三十岁的时候，靠积累的经验生活；四十岁的时候，靠人际关系生活；五十岁的时候，就只有靠别人的怜悯生活了。不过大多数人到了那个时候就选择退休，他们的退休金已足够让他们安顿晚年了。今年数学系就录取了这样一个新生。他已经50岁，在硅谷干了20年，生活非常富裕，曾经在伯克利拿到数学的硕士，后来进入计算机行业之后再也没有机会学习数学，感到非常遗憾，于是自己掏钱付学费来读博士。当然多数人还是不会选择这么伤脑筋的事情做，往往通过打高尔夫或者四处旅行来消磨时间，还有的加入一些社区协会，发挥余热对社会做点贡献。比如那个帮助留学生适应环境的组织，就主要是由住在附近的退休人士组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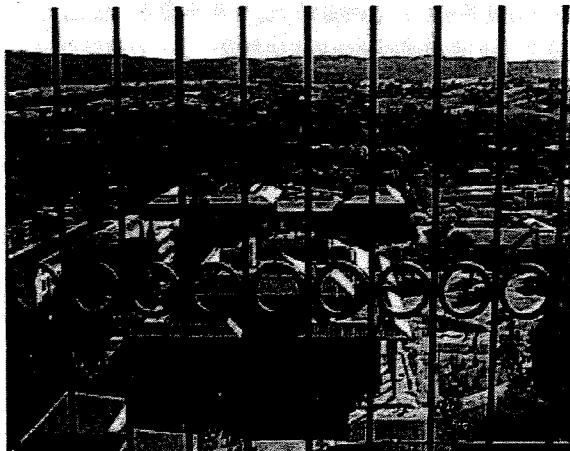
年轻一些的人可能会想再奋斗一番，毕竟这个世界上再难找到这样一个充满机遇的地方，于是众多小公司便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不少三十几岁的人，在本行业已经干了十几年升到部门经理或高级主管，资金和经验的积累都达到了一定程度，于是选择自立门户，和朋友们一起投资办公司。其实这些公司才是硅谷创新的主力。他们通常选择一项短期内有市场潜力的技术，集中精力搞研发、出产品，然后一举上市或者卖给大公司。这种方式虽然风险不小，但种种诱人的前景还是让不少人决心一搏，有的人甚至中途辍学，直接进入产业界了。这些人里有不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有人开玩笑说，两个斯坦福的毕业生也顶不上一个斯坦福的肄业生。

在这样一个充满机遇和诱惑的地方，如果还能安心学习，就一定要有极大的热情和毅力了。和周围日新月异的信息产业比起来，在斯坦福大学读一个博士简直慢得吓人，虽然从理论上讲，一个人如果学得充分快又充分有钱，一个学期就可以拿到学位。需要有钱是因为学校要求拿学位必须要交够一定数量的钱，通常相当于九个学季的学费，如果不够这个数目

只有补足所缺才可毕业，——好在这个规则从明年起就取消了，也许是因为上一年斯坦福拿到的捐款多达九十亿美元的原因吧，——但事实上一半的人花了六年多才拿到博士学位，有的甚至又是一次十年寒窗。在他们看来，自己所学的专业就是一生追求的事业，能够在学术上有所创造已是最大的梦想了。特别是那些在纯科学领域或者人文领域的学者，不像工程学院或者商学院的教授们财源广进，能够放弃硅谷唾手可得的优越的生活，甘于为学术奉献一生，更是令人肃然起敬。就拿数学系的有些教授来说，脑子不快，也没有很多聪明，平时看上去一副呆呆的样子，但是一上讲台，立刻神采飞扬，侃侃而谈，介绍起课程的内容来，好像在展示自己精心收藏的珍宝。也许正是因为这份热情，他们可以在专业领域中作出令人瞩目的成就。虽然他们不得不为硅谷地区夸张的房价烦恼，不得不为下一个学年的赞助发愁，但是他们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快乐地生活着。

同样是安于清贫，同样是献身学术，做教授难，做学生难，做留学生更难。到这里求学，首先要解决的是生计问题。虽然博士生通常每年会有将近 \$17,000 的津贴，但是房租就要扣掉三分之一强，再加上医疗保险、苛捐杂税，一个月能看见的也就只有 800 块钱了。在这里 800 块相当于多少呢？每天吃盒饭面包自来水无冷饮无水果无零食要 250 块，每周一个多小时打电话给爸爸妈妈亲朋好友一个月下来 40 块，一本数学教材将近 100 块，平均到每个月又是 50，再有 60 块买些牙膏香皂之类，剩下的就必须省下来了。因为学校只保证第一年的住房，第二年只有通过抽奖才能分到校内的房子。没有房子就只好搬到校外，附近的公寓月租少说千把块钱，再加上水电费没人住得起了。所以要搬就要搬到远处去，也就是说必须要有车才能上学。因此最后剩下的 5000 块一分也不能花，要攒起来买车，虽然只够买一辆至少六岁的福特。幸运的是这里四季如春，冬天不用再买厚衣服，要不就只能从信用卡上借了，年息 20% 多，按月累进的高利贷。

再有就是巨大的文化差异。国内英文学得再好，出来也一样听不懂。几个月熬下来终于能听懂了，想说的话还是会说。想想也是，在北京四年书读下来，也没见谁一口乡音变成了流利的普通话，更何况是英文。没有共同语言就没有交流，除了少数外语天才以外，多数同学还是和本国人在一起。可是在一起又能做什么呢？在国内的时候一帮哥们儿凑在一起还能下馆子，泡酒吧，可是在这儿买根冰棍还要两块五，嘴馋一次心疼一礼拜，又有谁会出去呢？再加上每个人都在忙，拿全奖的学习忙，做助教的白天忙，改作业的晚上忙，蹲研究室的更是不分昼夜的忙，就是同公寓的两个人想见面都难。所以虽然校园里还有不少可以消遣的地方，比如公寓旁边就有篮球场、排球场和网球场，但大家还是很难凑到一起。学业的繁重、生活的艰辛，再加上文化的隔膜，使很多人都慢慢地改变了。这里不少中国学生没来多久就参加了教会，也许就是在寻找精神的支点吧。平时学习加工作从清晨忙到天黑，晚上一



留法小记

·陈华一·

不觉中，离开北大已经半年有余了。与在美国的同学相比，这儿的生活和北大的更为相似，因为我们吃在食堂、住在宿舍，一如既往。不过所见所闻就和北大中的大相径庭了。倪忆让我说说在这儿的生活，我想倒不如说些我见过的趣事，以博众看官一笑。

Ecole Polytechnique曾是一所军校，是拿破仑在200年前创立的。那时的法国，由于战争缘故，需要同时具有科学与技术素质的年轻人。如今战争的年代早已过去，但它仍然保持着一些军事传统，校长也是现役的法军将军。法国同学在第一年时要到军队中服役的，空军、海军、宪兵部队、甚至科索沃……，对他们而言，这些都是些有趣的经历。不过毕业生就少留在部队中的了，每年最多只有四、五个。一个法国同学说过：“那些都是想当将军的人。”（拿破仑的名言：“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这当然是玩笑话，不过这几个人中大抵还是会有将军的。除了现在的以外，学校的各任将军校长都是校友。我们外国学生就没有这么严格了，但是一些传统的仪式是必须参加的，甚至我们每个人都还有一身拿破仑时代风格的法军军服，穿起来颇为威风。在这里我们每星期要上5小时的体育课。体育课可是非常重要的活动，刚入学的时候，每个同学都必须在包括篮球、足球、排球、马术、高尔夫球、帆板等16个项目中按照自己的兴趣作出选择。全年级400多同学按体育项目分成16个section，每个section住在一起，经常组织Weekend、Voyage section这样的活动，经常来往。

个人呆在公寓里，更加想念远方的亲人，想念家乡的一草一木。在这里一学五年，毕业的时候父母一定又苍老了许多，不少朋友可能也已从熟识变为陌生。真想马上飞回去看望他们呵，哪怕一天也好！多少次从梦里醒来，黑暗中仿佛又回到了从前，窗外的蟋蟀和着晚风轻轻地歌唱，对面的房间里传来父亲若隐若现的鼾声。可是在这里，周围什么声音也没有，只有偶然忘记关掉电脑时，机箱传来风扇刺耳的轰鸣。推门出去，没有一点灯火，好像整个世界都消失了，心里空落落的。看着天上繁星点点，这时候远方的亲友们应该正在学习和工作吧，他们能否感到来自大洋彼岸的祝福呢？愿所有的人都幸福，平安！

对于客居海外的学子来说，这里永远都只是天堂的地下室。

法国人是相当具有幽默感的。学校有一面校旗，上书 Pour la patrie, les sciences et la gloire（为了祖国，为了科学，为了荣誉）。每年由高年级的同学把这面校旗交给低年级的同学。这是个盛大的仪式，通常会有不少的部长和将军出席。可是我们的同学可不管这么多，这可是他们表现的好机会。前年的仪式上，一只大象被牵来绕场一周。今年则有一个全副装备的同学在部长讲话的时候面对着大家作攀岩表演，把学生会的宣传横幅挂在了部长的头顶上。

学生会叫作Kes，每年的换届选举更是一周的狂欢+恶作剧+各种拉选活动。受益的自然是他们。概率课上，老师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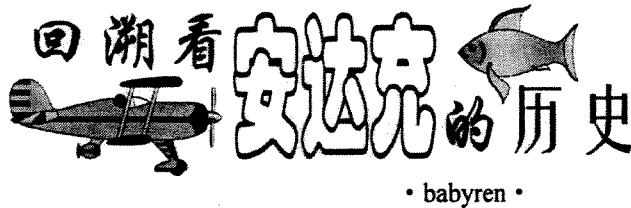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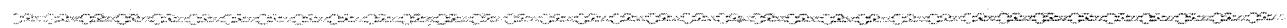


拿破仑在检阅Ecole Polytechnique的师生

在大讲堂上照书说法，突然，灯光一暗，白烟陡生，一节火车头从讲台上呼啸而过，紧接着就是一场夏威夷草裙舞表演。我们的M.Commet只能在一旁拈须微笑。更有甚者，一天下午的习题课上，一只豹子竟被拉来作宣传，只见它肆无忌惮地走进教室，东闻闻，西嗅嗅，兜了一大圈才满意地离开。在这期间我充分体会了西方的选举是由金钱堆砌起来的事实。我实在记不得吃了多少Milkes的巧克力，还得到了Cariokes精美的T-shirt，赏了免费的马戏表演，收获实在不少。

最后说说学习吧。法国人确实具有相当深厚数学传统，几乎所有的课程，包括物理和经济，都是建立在抽象的概念和理论基础上的。数学课就更不用说了，比如在微分学的教程中，可微的概念是直接对Banach空间上的映射来定义

的；而微分则看成是Banach空间上的线性算子；高阶微分就是多重线性映射。一位法国同学曾形象地概括了法国人的思维模式，他们做问题的传统是先抽象成一个一般的模型，解决了这个一般的模型后在应用到具体问题之上，而数学则是这种传统的典型体现。巴黎地区的数学研究力量十分集中，学校之间又没有什么门户之见，对于喜欢数学的人来说，实在是得天独厚的条件。我曾参加过Bourbaki组织的讨论班，(Bourbaki组织的讨论班和Bourbaki讨论班有本质区别，后者是绝对保密的，)感到受益匪浅。每个学期有几十门数学课可供选择，开课的人不乏象Alain Connes和Arnold这样的大师。这些课程中有研究生的基础课，也有与开课人现时研究兴趣密切相关的高级课程，涵盖数学的各个重要的分支。我由衷地感到，巴黎真是学数学的好地方。



喜欢安达充的作品，他的风格符合我的天性，但回想一下第一次接触安达充的漫画，确实是一种缘。

若不是我上铺的那位兄弟酷爱漫画，我永远也不会爱上安达充的。第一次见过的安氏作品是《美雪美雪》，看了看封面、封底，女主角是有着水汪汪大眼睛具有平民贵族气质的纯洁中学女生，但一不性感，二不暴露，所以我再没瞥过一眼那套书。后来上铺兄弟又带来了长篇《touch》，我一目十页地翻看了两集就放下了。很多的有可能发生的浪漫爱情故事就是这样销声匿迹的，但更多的是由于种种巧合擦出了火花。我和安氏就属于后者。在大一的暑假，那是我人生中最黑暗、最低落的一段日子。我因与父母吵翻，独自搬到学校住了三天，无事可做，于是拿起了26卷的《touch》，带着空白的心情读到第6卷，偶然意识到那个受万人瞩目的超级主角竟然死了，就那么平静地走了，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我接着麻木的往后看，突然发现是夜里凌晨四点，窗外一片漆黑，只有星星闪烁于茫茫宇宙中，四下静得只能听见我的心跳，而我的呼吸似乎暂时停止了，我才意识到我受了很大的震撼，却没意识到我已经流下眼泪，因为……

因为主角的哥哥（也是主角之一）将弟弟喜欢而自己极度讨厌的音乐开到最大声，一个人坐在屋子里发呆；因为女主角在桥下轻声哭泣却被桥上的火车轰隆声所淹没；因为慈祥的母亲望着遗物追忆；因为原田惊讶的表情和野田痛恨的样子。看到第七集我还在不停的敲打自己，为了让自己清醒的记住：主角已经走了。再后来，我仍旧不停地敲打自己，希望忘掉上杉和也这四个字，却发现原来这四个字很好记。已是

凌晨五点我却愈加清醒地意识到我爱上了这漫画，从主角死的那一刻起。

漫画继续着，人生继续着，接下来我以近乎不吃、不喝、不睡的状态看完了《touch》，看完了最后一个分格画面。那是全书第二震撼之处。全书用了25集半讲完了主角的球队经历风风雨雨打入甲子园的故事。而不经意地在末尾一个小小的画面上用几个极小的字就让我再次热血沸腾，因为……那个画面上的盘子就是甲子园的冠军奖章。

大师的作品就是人生。

而这人生的魅力感染了我，接下来的几个月我终于逐渐走出最低点（虽然还未看到光明），又相继看了大师的《rough》，《h2》，且都不下两遍，潜移默化的影响使我学



会了安氏的含蓄。大师的作品很阳光，尤其是《touch》，其中无数经典名句都激人上进，让我在渐欲颓废的空气中牢牢把握自己。

安氏的风格已融入了我的血液。后来我明白了为什么上衫和也会死，他和大师其他作品中太过完美的人物下场一样。而我也明白了：尽管不可能完美，但如果向着完美努力，就会变得更糟。我一遍一遍地发现自己致命的弱点有一遍一遍安慰自己：“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终于，我听到了春风的呼唤，尽管路上还有余雪，但我知道新的纪元开始了。那一日我会永远记住，是2001年1月27日！

现在的我，正准备着向着尽可能的完美努力，心中的酸甜苦辣是经过挫折的人才能体会的，但我知道，即使前面的路上有再多的挫折和障碍，我也不怕，从大师的漫画和自己的体验中我已学会很多，很多……

2001年2月9日晚于家中
晚11点半起，1点半止。

后记：

1. 似乎和刚动笔时的初衷有点不同，身不由己的偏离了话题。

2. 如此描写生活的漫画家除了安氏恐怕只有高桥留美子老师了。

3. 漫画和人生毕竟不同，至少在生活中不大可能有青梅竹马的朋友（反正我没有）。

4. 或许安氏并未帮上一点忙，在我走出低谷时，但走出来之后发现我从他身上学到不少。

5. 学到不少，当然也包括坏习惯，比如：在这篇文章前，站着十一个人，a说：这篇文章写的真好，b说：是啊，听说作者是个帅哥，各方面都很优秀的帅哥，c说：是啊是啊，我还知道他单身，d说：他的oicq号是425……十个穿着打扮很相像的人在评论着，另一个人（是斑竹）突然说道：这篇文章水平似乎太次，唉，你们十个长的怎么这么象作者？

6. 读外国作家的书要么读原著要么找最好的几个译本参考着读。

7. 再一次感谢大师，我会永远记住那个看《touch》的炎热午夜和那份从心冻到手指尖的感觉。

8. 又想起了那个叫桑桑的清华女生的一句话：“这也有三振有时比超超超级赛亚人的震撼还要来得大的多。”其实，我觉得，这句话的措辞太不强烈了！

9. 曾经颓废曾经幻想曾经欢笑曾经兴奋曾经彷徨曾经苦闷曾经浸入安达充营造的人生。珍爱这一生！

夏 女 彩 情 结

· 竹 均 ·

并非这个夏季的晴天将比往年多，是女孩儿的灿烂的服饰给这世界多添了一抹色彩，几缕阳光。这是一个充满了七彩情结的夏天，赤橙黄绿蓝靛紫，女孩儿们为你娓娓道来。

“万绿丛中一点红”也未尝不可，特别是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拥有多元空间的“赤色一族”女孩儿却更崇尚“简单”。A字造型裙，无袖短衫，是合自己品味的尽管信手拈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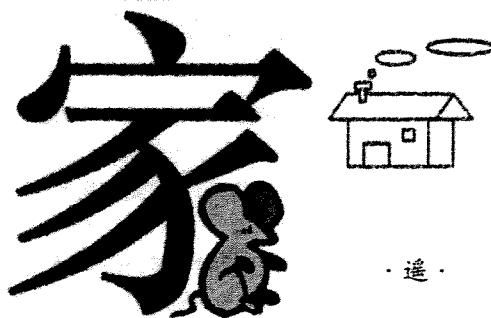
艳丽的桔色上额略有一点互补色湖蓝，与骄阳蓝天遥相呼应。而柔和的桔色无需任何修饰，早已推开刚烈，娇柔夏归。

花的低语少不了叶的合唱，那是永恒的自然，永恒的生命之歌。随着春天的第一抹春绿之后，夏之神令青春和温柔再度展现。浅绿、嫩黄、水蓝是夏季里最常见的，清清爽爽的感觉犹如阵阵夜风拂过仲夏大地。无论是小的精致的式样，还是大胆夸张的剪裁都极受青睐。与此同时，纯正的柠檬、翠绿依旧盛行，样式设计极为合体，有缩小一号的感觉。紧凑上身的网格从不拖泥带水，摒弃了里里外外的层次感，活泼而富有情趣。

随着“蓝色风暴”的来临，蓝紫色粉墨登场。采用紧身短裙的设计，其优美之处不在于绷紧身躯，更重要的是结构及分割的巧妙才能塑造出现代的美感，给人一种怀旧的温馨。可以说蓝紫色实现了现代与古典的巧妙融合。

总之，七彩的夏季风正悄悄地在燕园中流行，呈现出的不仅是现代节奏与多彩的浪漫，还有女孩儿们热爱生活、美化生活的心。也许，这才是真正的七彩情结。





喜欢在黄昏的时候漫步街头，看形形色色脚步匆匆的人们，从四面而来，又奔八方而去。他们也许全不相识，在这刻，却是赶往同一个地方的——家。

每当华灯初上之时，想到在这座繁华的城市里奔波和忙碌了一天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家，就不由心生感慨：家，一个让你有归宿感的地方，一个在你疲累时，伤心时，彷徨时，失落时，可以休息，可以疗伤，可以依靠，可以停歇的地方；一个你可以卸下所有的面具和武器，坦现真实自己的地方。不敢想象，倘若没有一个意识里的家，心会有多么累。

也许是因为从小就过寄宿生活，对于家，对于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立的空间，我总是莫名其妙地向往。再重的打击，再多的挫折，再大的压力，只要回到家，回到那个让我心灵安静的家，一切都会恢复。

高三的时候，学校的气氛紧张得让人窒息，特别是上晚自习时，看着身边的同学埋头书堆，孜孜不倦的做着，读着，本来就压抑的心情变得更加灰暗，甚至呼吸无着了。于是总找各种各样的借口逃回家去。虽然明白这只是一种消极的逃避，该做的作业还是没做，该看的书还是没看，所有的烦恼和压力依然存在。只是，家的感觉真的很好，一踏进家门，一路上的风尘、一天的烦躁便烟消云散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常躺在床上这样安慰自己。沉闷而单调的高三，因为有了这一次次逃回家的经历，灰色的调子里才添进了些许亮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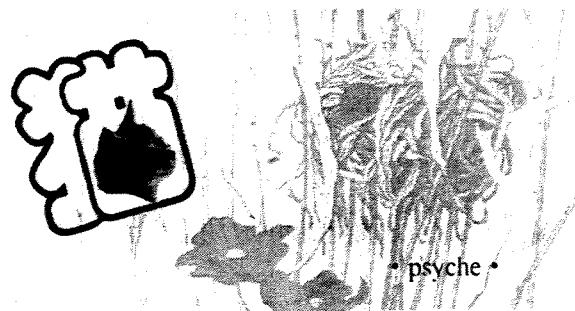
要来北京求学了，妈妈问我，会想家吗？看着她期待的目光，我点了点头，心里却在想，也许不会吧，大学，多么缤纷的生活啊。



然而，我错了，再一次被学习的压力压得无处可逃时，我想回家，却发现真的无处可去了。回宿舍吗？狭窄的空间，六个人，一举一动都在别人眼里，何以称家？拉上床围，用被子蒙着头，还是寻不着家的感觉，无声的流着泪，拼命压制着哭泣的声响，我这才悲哀的发现，我以为得到了自由，其实失去了让我最自由，最无拘无束的家。

于是，想家的感觉铺天盖地而来。想那张任我翻滚的床，想门把上总是不知疲倦的蹦着跳着的弹簧小人。想趴在枕边的那只憨憨的鼹鼠，想粉蓝的印着慵懒的加菲猫的被单，想沙发上被我抱过、捶过的格子抱枕。甚至连那许久才亮起的台灯，常常忘了叫我起床的闹钟，都让我怀念无比。于是，想家的感觉无边际地蔓延开去。想起妈妈在厨房里忙碌的背影，想起爸爸浇花时哼着的歌曲，想起每个周末一气爬上七楼，看见家门开着等我回来的喜悦，想起在餐桌上和爸爸抢最后一粒花生，想起妈妈煲的浓浓的鱼汤。甚至连那些被爸爸呵斥，被妈妈责备的时刻，都让我怀恋。我明白了这半年来不快乐的根源所在了：在北京，没有我的家。

那天，和朋友到他租的一间小房子里。房间很小，布置也很简单。然而当那鹅黄的灯光洒满整个屋子时，心一下便软了、化了，那种家的感觉，那种自在的、温馨的感觉，化解了所有的委屈与不快。小，又何妨，是自己的家，足矣。



有时候很想做一只猫。

疲于奔命地在外奔波了很久，带着一身风尘和疲倦，终于回到了家。一进屋，就看到我的小猫欢欢，躲在窗台上，沐浴着阳光，紧盯着窗台上的玻璃缸，一动也不动。玻璃缸里盛着几尾妈妈新买来的小鱼，快活地戏着水。那一刻，突然有了点点难言的感动，做一只猫，有多幸福！

它此时最大的渴望，就是那几尾活泼的小鱼，别无所求。一生的愿望只有两个字，简单。

我们是人，我们常常需要虚言的安慰，常常湎于虚妄的欲望和虚荣的自尊。我们常常依赖于种种虚幻言语，常常渴望着空洞的关怀与陪伴，甚至甚于实实在在的一阵暖风一滴春雨一缕阳光。而猫，却追求的那么实在，那么明白，那么单纯，那么执著而没有懊悔和遗憾。当我为一首歌感动得落泪，我不愿去想，那些触动心灵的复杂往事。而单纯如猫，只会捕捉到美丽的音符，从不关心它是虚拟的泛音还是华丽的合弦。

有时候很想做一只猫。让生命中写满简单而明确的愿望，没有自欺，没有隐瞒，没有奢望，没有埋怨。有的只是耐心的等待与期盼，虽不知尽头，却也无知、无悔、无怨。生命的简单，也许才是摆脱一切烦恼的根源。

有时候很想做一只猫。静静地，守在几尾活泼的小鱼跟前，在阳光灿烂的午后，在暖洋洋的窗台。

去武汉最主要的原因是为了畅。

畅是我大学最好的朋友。大一那年在承德的疯玩把我们俩组合在一起，如今，她远在东京，或许在我出国前不可能再见到她了。于是，我想去看看她曾经成长的城市，在这个最后的大四。

到武汉已是晚上，坐了一天的火车，我疲惫却兴奋的走出了汉口站。给畅的家里打了一个电话，武汉人就让我领教了厉害——一个电话1块钱。“武汉人很坏的，经常欺负外地人。”——很久以前当我和畅坐在35楼那个垃圾堆旁的楼梯上漫无边际的聊天时她就这么说过。我乖乖的掏了钱，不想让这个下马威破坏了我的情绪。我买了一张地图，随后便在车站周围逛了一圈——这就是武汉，这里的空气并不比风沙又起的北京清新多少，广场上却有在这个时间的北京怎么也不可能见到的那么多人，音乐，人声，吵吵闹闹。

终于到了电话里所说的那个超市，畅的妈妈在许久之后从另一个岔口向我跑过来，一把抓住我的手：“你怎么在这里啊，我在那个门口等了半天，还以为出了什么事情，哎呀，真是急死我了……”畅的妈妈根本不给我说话的机会，突然间从她又责备又欣慰的神色中我明白其实我也根本没有说话的必要，我只是笑。

有时候我在想像这样身材高大的妈妈怎么会有畅这么个小不点——我属于南方女孩中的中等偏矮身材，而畅却差不多比我矮了大半个脑袋。可这个小不点从来就是横冲直撞，每次到我们宿舍找我都是砰的一推门：“索呢？”从来不理会其他人在干什么。很多人的理解是从小的光环给她抹上的傲气，我知道事情根本没有那么复杂。

被领进了她的家门，安排吃夜宵——我对武汉的小吃的感情大概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吧——十点多的北京一定是街道冷清，但是武汉的街头却是小吃摊林立。畅的妈妈买了一大堆的锅贴，好久没尝南方的锅贴了，一咬，满嘴的油。第二天的早上我又被领去吃豆皮，喝豆浆，畅的妈妈坐在一旁，什

么都不吃，只是笑笑的看着我：“以前我也是这样看着畅畅吃的。”一脸平静的满足。第三天的早上她带我去他们著名的蔡林记吃著名的热干面——看完池莉的《烦恼人生》我就开始想象这种热腾腾的滋味，突然想起大学里写的第一篇论文就是关于池莉和方方的，两个武汉女作家。

畅的小屋简单得只剩下一张床，一个大书柜和一个写字台，床边的地上铺着一条大绒毯，我猜一定是畅的妈妈担心她半夜里会滚下床而铺的。写字台上的墙上的大相框里有一张戴着海军帽，微皱着小眉头却咧着嘴在笑的脸——仔细看来，这张四岁时候的脸上神情如今依旧时不时的荡漾，就像那年北大首届“演讲十佳”的比赛，站在两块砖头上以够得着话筒的她就这样以她还带着童声的嗓音一字一句的讲完她并不慷慨激昂、也不富于思辩的演讲登上亚军宝座，有人说这是她略带调皮的甜甜的笑和让人生怜的孩子气征服了裁判。畅就是一个孩子，认为好的对的就去做，是自己想要的就决不放弃，在她的字典里，公平是第一，她乐于通过竞争实现优略分配，最好的就应该得到最多——这就是她的逻辑，如此简单而执著。所以她从不放弃她所认为的任何一个机会，哪怕最后有点小小的反悔；她也坦言对于简单的美国人和美国社会的喜爱，因为他们最有活力。

室友的男友安排了一个在武汉念书的朋友给我当导游。第二天一早我坐在去往阅马场的汽车上还在琢磨如何为我的迟到做出解释，他却一见到我就说给我准备了一份见面礼，猜了半天只见他从书包里拿出一瓶娃哈哈AD钙奶，说道：AD钙奶可以美容，娃哈哈是希望你童心用驻。受了启发的我赶忙从书包里拿出在火车上吃剩的一个苹果回赠于他，美其名曰：来自首都的重礼。在哈哈大笑中，一切的陌生烟消云散。

武大自然是第一站。早就听说全国可以与北大校园媲美的唯有武大和厦大，而且久闻武大樱花的美名，正赶上这个樱花的季节，忙不迭的赶到那里，诧异的发现进武大校园居然



要买票——樱花节门票8元一位。似乎从去年开始暑假里北大也成了北京的一大景点,但从未听说过北大收门票的事,心里暗暗感叹:这武大还是小家子气了点。不过这樱花节的门票每日不同,倒是同样让我感叹于武大人的细腻和雅致。

武大校园依着珞珈山而建,对文字有着特殊偏爱的我自打看了方方的小说就对珞珈二字产生一种奇妙的好感,仿佛是某种古远的遗留。亲见的珞珈山没有想象中的神灵气,却给武大校园带来了一种参差的美感。北大的校园是一览无余的,而武大则有点“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拾阶而上,宿舍楼和青山绿树交杂着,让我这个成天面对灰墙黄沙,还有挖不完的沟、修不完的路的家伙好生羡慕。而且武大的宿舍楼也都有特别好听的名字:梅园、樱园、桂园……春天观樱,秋日闻桂,雪中赏梅,有山的地方就有这般的幸运。

七弯八拐,总算到了樱园四号楼——临行前物理系的一个武汉男生告诉我说这个楼顶是观樱的最好场所。这是一栋颇有点奇怪的房子,很高,很大,底座似乎是西式的简洁实用的,顶上却有中式的建筑做阁楼。露天的楼梯将宿舍楼分成两部分,中间便有了一个好大的“天井”。我更诧异的是这栋楼的结构:宿舍,往上是自习教室,到了楼顶的中式阁楼,门口俨然挂着学生会办公室、数学系办公室之类的牌子,居然还有一个校史馆之类的陈列馆。这似乎正辉映着珞珈山的参差。



挤在栏杆边上往下看,已经过了樱花最盛的季节,缤纷的落英似乎已胜于枝头的热闹。来之前几天还听说樱花正盛,没想到这么快就美景不在。望着横在眼前的整条路上的飞扬的樱花瓣儿,想到那一句让我颇为心动的“随枝而落”——在它绽放完瞬间所有的绚烂以后便决不留恋逗留在枝头残破的瞬间。它的释放是绝对而纯粹的,决不拖泥带水,之后便欣然于自己长久的平淡——绚烂也许一时,平淡走过一世,脑子里突然响起了那英的《梦醒了》。走在铺满樱花瓣儿的树下,我遗憾自己错过了最好的季节,同时又庆幸还有这花落后的宁静可以品味。

出了某一个武大校门,就面对了东湖——据说在兼并了武昌的诸多大学之后,东湖成了武大的内湖。没有水的地方总是少点灵气,所以当年燕京的校园里开凿的未名湖成了在

缺水的北京北大颇为自豪的资本。在漫着雾气的日子,东湖确让人产生一种浩渺之感。说到秀美,这里自不比家乡的西湖,说到气势,也不比童年一游的无锡太湖。领略它的美是当我站在磨山的楚天台上遥望东湖全景,细长的陆地在湖中划出极不规则的线条构成的颇具生趣的图形,还有长长的路边大道上高高的整齐的一排大树在白雾中极像空阔的山水画中那一道淡淡的墨痕。

看东湖,离不开磨山,据说这里是楚文化的发源地之一,依旧保存了很多古迹。由于时间匆忙,我只看到了后来建的楚城古墙和楚街,记忆深刻的却是在楚天台里听到的并不正宗的楚乐演奏。对音乐并不熟稔的我却喜欢看着套着古装的男男女女敲打编钟、拨着古筝时候的专著样子,并陶醉在钟磬笛箫声把我带到的那个想象中的古远时代。

然而,对于武汉产生的屈原般浪漫主义的幻想,在第二天便被汉口拥挤的人群、嘈杂的车辆和有点脏乱的街面所打破。我总以为没有到过一个城市的闹市区,便很难真正感受这个城市的气息,而这种癖好也极大的影响了我对一个城市的好恶。99年暑假广州街头横窜的摩托车让我一直拒绝与它亲近,去年年末当班上的同学被羊城、南方等报业集团优厚的待遇、宽松自由的工作环境以及很大的发展空间吸引纷纷与之签约时,我没有一点点动心。

在武汉,我去了航空路和解放大道这一带。这天刚好下雨,打伞出门虽有诸多不便,但是无雨的江南未尝不是一种遗憾。上了公车,是一辆无人售票车,突然发现忘了准备零钱了,虽说明文规定是多投不找的,司机还是帮我想了个办法,让我站在投币箱前收零钱,同样也是规定了要前门上后门下的,可你一时疏忽从前门下了,也不会怎样。武汉的公车还挺通人情的,也挺好玩的。居然收费标准是一块二毛,后来每次我上车前总还要翻翻口袋看看有没有这两毛钱。开始的时候我每次还看车站的站牌,到后来,就直接冲着每一辆靠站的公车的司机或售票员大吼:到不到XXX?因为停站的好多车子都是站牌上没有的,而且719,825的极不容易记清楚。武汉的公车很多,而且大多很破很旧,坐在窗边时常会发现你腿边的车壁凹进去了一块。这样的车子在行驶过程中哮喘是免不了的,有时候还会怒吼。就跟有些车上的售票员似的,嗓门很大,说话就像吵架,让人害怕。有一次一个带小孩的妇女下了车,这样的售票员便一声不吭的把她的两个大包给拎了下去,还用武汉话大声的关照了两句。畅的妈妈就说过:武汉人看起来凶巴巴的,其实心眼儿都蛮好的,蛮真的。

想起去年暑假我留在学校准备GRE的最后半个月,畅会一连五六个机机把我呼到麦当劳,抱怨她和男友吵架,气消了之后嬉皮笑脸的来一句:我不找你找谁啊?在我情绪不好的时候,她会赖在我租的小屋一晚上,清晨离开留张字条:索,今天要乖乖的复习,不许胡思乱想;考前一天晚上,她陪我一起睡,说是要监督我好好休息,结果比我睡的还早还死,第二天又可怜巴巴的在思尔文边上的麦当劳坐了一上午,看着我乐呵呵的出来,事后诸葛亮的说:我就知道你能考

好。

畅的母校——武汉外国语学校就在市中心。据说现在武外的大本营已经搬到了郊区，只剩下初中部还留在原来的万松园路。这个畅呆了六年的地方居然也和畅一样是袖珍的：一栋两层的办公楼，一个简陋的室内体育馆，一栋新盖的教学楼和宿舍楼，剩下的就只是200米的操场了。不过我所认识的这个小小的校园里的人倒还都有点特色，萧就是一个，萧和畅同班同学六年，却止于浅交，大概是性格差异太大，有时候我也奇怪自己怎么能够在她们俩之间找到一个平衡。萧大学班上的一个男生这么说过：大一的时候很排斥萧，觉得她很怪；到了大四，我们班上女生里边能聊得来的也只有萧了。萧给人的第一感觉是冷，面无表情，和人说话注视对方，目光锐利，声音很低低的，语速很快却让人意识不到。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她的这种冷让我不敢接近却又吸引着我。直到有一次校学生会搞活动在金山上，我们俩在断电的尼姑庵的一间漆黑的屋子里并排坐了近半个小时未说一句却丝毫不觉尴尬，于是大笑。现在和萧的交往依旧不频繁，但是有些时候却一定要找到她，去湖边蹭一圈，平静的讲述自己的事情，听她一句低低的：我能体会。我并不清楚萧究竟经历了多少事情，从她口中得知的任何事情都是平静的，包括她说她某个冬天脸上被沸水烫脱一层皮，她仔细的描述当时的情形，包括细节，我不怀疑这个事情发生过，却真的无法相信讲述者就是当事人。萧对很多事情都持怀疑主义的态度，她总是会考虑很多。一次我和她聊到言情小说，我说那是一些编织小女孩子天真梦想的东西；她说，你看过亦舒嘛？她的小说就是告诉你世界上根本没有爱情这回事。萧依旧冷冷地说。我没有读过亦舒，也不知道萧对于爱情以及其他被人们寄予美丽梦想的东西的看法，只是有的时候当曾经渴求的梦想实现之后的无聊感不时袭来时，我也会忍不住怀疑所谓的梦想的真实性。我曾经担心萧活得太累，可是又觉得没有这些交心的东西，萧也就无所谓萧了，她自会在看漫画、玩电动、打羽毛球中寻找到她的释放空间。

武汉，这个移民城市，她喧嚷，她无序，同时她多元。武汉人的浪漫也许是畅那般风风火火的永不消逝的热情和活力，亦是萧这样喧嚣背后仍不放弃的思考。

到了武汉的步行街——江汉路，这是一条很长的步行街，两侧都是欧式的建筑，没有哈尔滨的中央大街那么气派漂亮，也没有上海的南京路那样热闹。几乎都是小店铺，东西都挺便宜的，到处是甩卖。走到尽头就是海关，拐出去就是武汉的外滩，这里没有大银行，大公司，都是被一些什么局什么店的占据着，各色的招牌一路，有点零乱，颇让我惋惜浪费了这个好地段。不过也就像畅的妈妈说的：武汉这地方看起来挺破挺乱的，但住在里边还是挺舒服的，交通方便，吃得好，买东西便宜，节假日还可以跑到东湖那边去玩……武汉是不讲气派的，这里有的是家的随意和温馨。

那天下午我早早地赶回畅的家里，与畅的爸妈约好了看畅的片子和照片。说起来最早听到畅的名字是高二那年在

《第二起跑线》看到的关于她小记者生活的一个介绍片，当记者是我当时的一个梦想，畅的神气活现的样子让我生羡慕。畅真的是一个聚光灯下长大的孩子，从五岁的少年宫合唱团，到小学时候出作品集的新闻发布会，中学时候的奔波的小记者生活，还有当小导演的神色自若的指挥，直到半年前她去日本留学前湖北电视台还为她摄制片子。她也真的习惯了这种受人瞩目的生活，越是大场面越有发挥。畅的老爸说她是“人来疯”，这一句笑言却掩饰不住他对自己女儿的自豪和期望——“她想做的事情就一定能做成”。也许正是这份信任让畅从光彩熠熠的少年时代进入了到精英荟萃的北大之后没有经历太多的心理失衡，依旧做她想做的事情，在这个卧虎藏龙的校园里找到自己的位置：也正是这份信任使她天不怕地不怕，总是为自己认定的事情据理力争。所以便有了那年她撞开许校长的办公室，斥责校长不该让小秘以不在为借口搪塞她的访问请求。有她这样的朋友你就会时常感受到一种力量，无论是伤心、失落或是郁闷。她并不能体味我的痛，却能止住我的泪。

在武汉的最后一站是黄鹤楼。去武汉不到黄鹤楼，就像来北京不到长城一样。第三天一大早，我便登临



了。现代传媒的发达使长城不再巍峨，古人华美的诗篇也使得眼前的黄鹤楼不免失色。不过登楼的感觉还是好，上一层，环顾四方，视野便真的开阔了一圈，只是不能奢望再见“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你所见到是川流不息的车辆，章子怡的联想和王菲的百事可乐的广告牌，渐渐匿迹在白雾中的大桥和淹没在噪声里的江水。在每个楼层的陈列品里，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历代的黄鹤楼模型，唐宋元明清直到近现代。每个都架在半张乒乓球台桌大小的方桌上，摆了满满一屋子还挺气派，转了一圈却也会产生漫步这几个世纪的淡淡幻觉。最喜欢的是最古老也最简单的唐朝的样式：三层高，楼前有长廊环成一圈，无甚雕琢，尽显古朴之态，难怪乎关于黄鹤楼的最好的诗篇也都写于唐朝。黄鹤楼周边的建筑都有蛮好听的名字，为了“落梅轩”这三个字我辗转了好久跑到了庭院的尽头，当看到粉刷一新的白墙朱檐掩映在金色的迎春、粉艳的桃花丛中，脸上掩不住的失望，于是想，我这个喜欢“咬文嚼字”的毛病是不是也该改改了？

出了黄鹤楼，便到了长江边，我决定步行横越长江。灰蒙的天使我无法清晰的看到长江的雄姿，时间的仓促也让我无法去滩上触摸它的波涛，唯有江风拂过，吹得我满头的黑发乱舞，身体瑟瑟发抖，我感受到了我的长江。也正是顺着这条江，我离开了武汉，带着还了的心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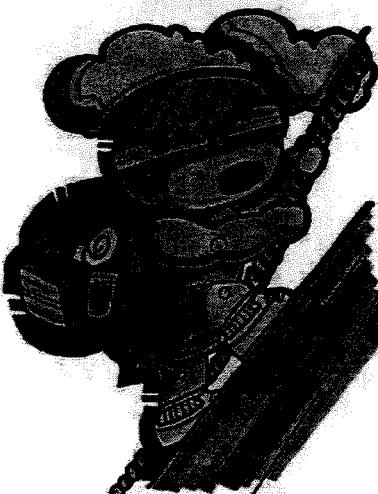
上方山之行

· 邓琦琦 ·

仲春下午的阳光，明媚而不灼人。道边的杨柳挥动柔荑，用一阵清风，把我们送上去往上方山的路。

两个多小时的车程一点也不让人觉得单调，每个人看起来都是如此地轻松、自在和悠闲。窗外风景不错，戴上耳机，听一曲轻快的音乐，心情也不自主地跟着摇摆。

傍晚时分，我们抵达了上方山脚下的一户人家。两层的小楼就是我们今晚的歇息处了。放好旅行包，院子里顿时热闹起来。不知哪个同学带来了一个毽子，真是个明智之举。看这一大群大一学生，却对这个儿时的游戏重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毽子在同学们脚上跳来跳去，在空中升升落落，惹得大家不停地拍手喝彩。在大学里面，平时同学接触不多，像这样大家围成个圈踢毽子更是让人觉得想都没想过，这样的情景，温馨得如此自然，又意外得让人感动，或许它将作为我大学生活中最美好的画面之一，永远珍藏在我的记忆中。

夜幕降临了，但大家似乎热情不减。这不，院子里又架起了烧烤的铁架子。炭火烧得红红的，看来今晚有口福了。大家好一阵忙乎！穿肉串的穿肉串，烤肉的烤肉，还有的自穿自烤，自力更生。烤的同学可没忘记穿的同学，时不时送几串到他们嘴

边，给他们解解馋。不过最幸福的可是上面的评委，坐在那儿直等着大家把美食送到手上，还可以正儿八经的评上几句：“嗯，不错，不错。”“这个还欠一点火候。”受到评委夸奖的同学还可以得一些小小的纪念品。没多久，十几斤的鸡、牛、羊肉都被我们瓜分得干干净净。

夜已深了，同学们好像还是没有睡意。坐在电视机前欣赏音乐的有之，打扑克的有之，甚至还有三三两两凑在一堆聊天的！不过想到明天还有“艰苦的任务”，还是早点爬上床去吧。

星期天早上8:00，大家已经整装待发了。

又是晴朗的一天。

沿着蜿蜒的小路，我们开始了小小的“长征”。上方山山势陡峭，尤其是那一级级的石梯，快接近70°的倾斜角了，我只有抓住旁边的铁链，小心翼翼地一步步向上爬。不过不用着急，前面的同学一定还在某个亭子里边歇脚边等着你呢。太阳出来了，照在身上暖洋洋的。看着我们征服过的那一段石梯，连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这么陡峭的一段路，我是怎么上来的呀？！”我被自己吓了一跳。你要是再要我按原路返回，恐怕我都没那个胆子了。不过陡归陡，险归险，却没有一个人被落下，也没有一个人表现出一点儿的娇气。倒是常常看见一个同学累得气喘吁吁还在那儿念着：“我一点儿都不累……”看来精神胜利法的疗效还是不小的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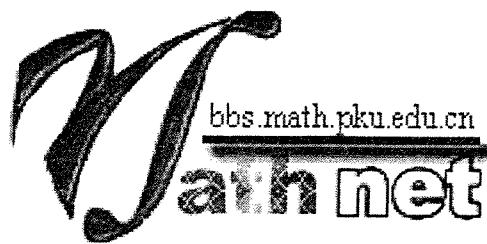
中午12:00，我们到达了山顶。刚才走的一段是山的背阳面，比较凉爽，而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阳光毫无遮拦地直泄而下，让人觉得有点眩目，而望着脚下那一排排绿了顶的山峰，和其中点缀着的点点桃红，真觉得是应了那句名言：“无限风光在险峰”啊。

下山时，沿途的山桃花正红得灿烂，怒放的花朵似乎都在向我们微笑。一路行来，歌声相随，阳光作伴，真是惬意至极呀！山上游人很少，所以我们觉得格外地自在，在那些少有人走的几乎不能算作路的山路上慢慢行来，有一种特殊的亲近感。我们还去了那几个残破的废弃的古庙村落，在一棵有1300多年历史的古树王前合了影。

下午三点，我们完成了全部的行程，踏上了返校的汽车。

或许旅行本身并不重要，关键是我们在这次活动中又加深了了解，这才是我们所真正向往的吧。





“最近球赛情况怎样？”

“呜呜，这道题我不会做……”

“什么时候有讲座啊？”

“唉——

“郁闷，想找个人聊聊……”

“我想灌水！！！”

“谁报告——”

……



嘻嘻，告诉你一个地方：

bbs.math.pku.edu.cn

我们自己的BBS！

telnet和WWW都可以哦。

特别欢迎大家来讨论问题，这里有高手帮你解答……
来吧，你不会失望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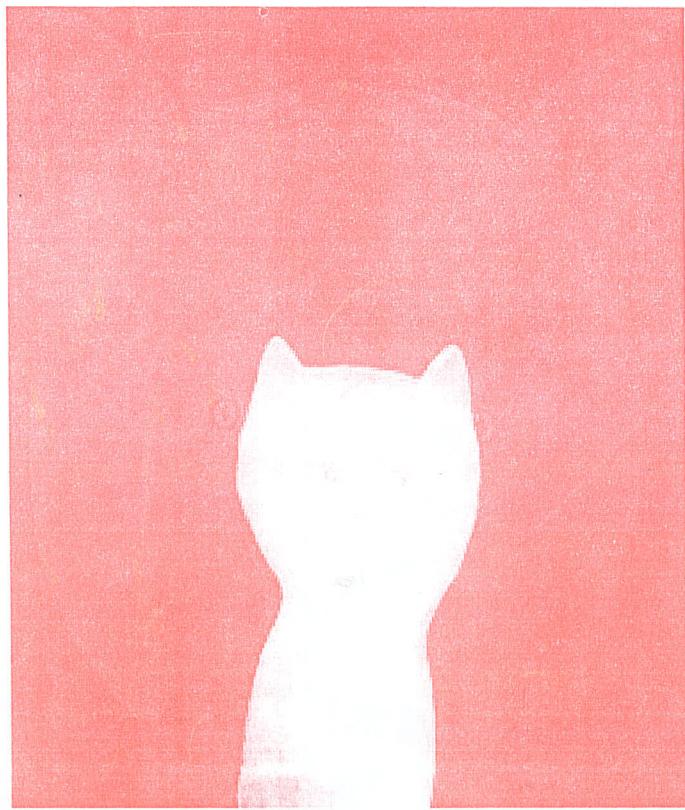
Help

Telnet终端程序下载: <http://bbs.math.pku.edu.cn/telnet>

Telnet基本命令: ctrl+p 发文章, 编辑中ctrl+q寻求帮助, 编辑好后ctrl+w或x发表
r回文章 其它状态下按h看帮助

文章前面的符号: * 未读文章, M 被mark的文章, G 已收入文摘区的文章, B=M-G

m,g,b 是已读的M,G,B



Heart Bridge